

十三、第 1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 時 3 分）

主席（許議長崑源）：

上午繼續市政總質詢，第一位請鄭議員新助，請發言。

鄭議員新助：

今天早上來到議會我就看到這份報紙，在全國版頭版的下半版寫：「民進黨執政，落漆保證；陳菊預防酒駕不用心，造成家庭破碎，你知道嗎？」下面搭配一張一輛汽車四腳朝天的圖，並且寫：「你知道嗎？多少家庭悲劇是因為酒駕造成，民國 95 年全國因酒駕而死亡的人數有 727 人，為歷年來最高，高雄市有 104 人、台北市 2 人。」95 年高雄市 104 人因酒駕死亡，台北市僅 2 人，是台北市的醫生比較優秀嗎？「民國 100 年到 101 年這兩年，高雄市酒駕死亡人數全國最高，有 66 人；今年 103 年 1 到 9 月，現在是 10 月，高雄市酒駕死亡人數又是全國最高，防止酒後開車可以打造安全的城市。」它說，請陳菊市長多用心。對於建設公共運輸，它說陳菊一點都不用心，高雄市的公共運輸都是吊車尾，報紙是這樣寫的：「每天搭乘捷運與公車人次不不到 30 萬人，這樣的話，我們花那麼多經費是要做什麼？反觀台中市，公車一天的載客量就超過 33 萬人次，此為一個現代化城市的重要指標。」下面又寫了一個標題：「高雄市酒駕死亡率過高，公共運輸系統搭乘量最低，如此不用心的市長，這張選票你投得下去嗎？」根據本席長久以來的了解，凡事我是對事不對人，我們「一邊一國」的成員，高雄市與台中市都有，以往很多酒後鬧事、打架、治安問題、酒場事件都發生在台中，現在怎麼會是高雄市？請問市長，它這樣刊登是事實嗎？有則改之，無則勉之，請菊姊答覆，今天這篇報導你有看到嗎？

主席（許議長崑源）：

市長，請答覆。

陳市長菊：

我剛才看到。

鄭議員新助：

你的看法呢？

陳市長菊：

這是一篇廣告，這種廣告不是事實。

鄭議員新助：

市長，就算是廣告也要有事實根據。

陳市長菊：

對，但它不是事實，它說民國 95 年酒駕死亡人數 727 人，民國 95 年縣市尚未合併，根據警察局給我的資料，民國 95 年酒駕肇事致死人數是這樣的，高雄市有 34 人，佔全國死亡人數的比例的確是很高，但是原高雄縣的死亡人數有 70 人，佔全國死亡人數 727 人的 9.6%；當時原高雄市的死亡人數是 34 人，原高雄市反而比較少，這是在 95 年縣市尚未合併的時候，所以這個廣告是在說原高雄縣或原高雄市？如果是原高雄市就不是事實。

鄭議員新助：

菊姊，你的意思是 95 年的死亡人數 727 人是涵蓋尚未合併的原高雄縣與高雄市嗎？

陳市長菊：

是啊！尚未合併，95 年原高雄市酒駕死亡人數 34 人，當年全國酒駕死亡人數是 727 人，高雄市佔 34 人，但是高雄縣有 70 人，佔全國死亡人數的 9.6%，高雄縣比高雄市還要嚴重，死亡人數是我們的兩倍，所以這樣到底是誰「落漆」，我就不知道了。

鄭議員新助：

這樣他就打到自己了。

陳市長菊：

是啊！

鄭議員新助：

警察局長，你的看法呢？

陳市長菊：

警察局長，你是不是…。

鄭議員新助：

你的看法呢？這樣的話，他登這個廣告不就打到自己？攻擊到自己？

警察局黃局長茂穗：

鄭議員，這個數據我們的確查過，確實的數據我們做過比較，當年高雄縣酒後駕車肇事致死人數是高雄市的兩倍以上，我們人口是 151 萬人，高雄縣是 120 幾萬人，我們這邊人口比較多，但是我們的車禍反而少，死亡的少，這個數據是事實。

鄭議員新助：

如果是今年度，它說今年度高雄市一樣是第一名、是冠軍，今年 1 到 9 月就沒有辦法再分縣市了，因為高雄縣市已經合併了。

警察局黃局長茂穗：

102 年我們的酒後駕車死亡率比 101 年減少 60%，馬總統在警政署頒獎給我，全國第一名減最多的就是 60%，今年 1 月在警政署頒獎；還有，今年 1 到 9 月份，我們減少了 26.3%，繼續減少，我們的機車總數將近 200 萬輛，台北市 90 幾萬輛，不到 100 萬輛，兩者是不一樣的，整個結構都不一樣。

鄭議員新助：

局長，我沒有數字概念啦！但是有則改之，上次我借時間質詢時也有說到「有則改之，無則勉之」。酒駕防制是全世界都在投入的，如果照報紙廣告的這樣說，這一局就沒有輸贏了，我個人是這樣認為啦！它說的是不是事實，無論是警察局或市長「有則改之，無則勉之」，酒駕是誤己誤人，雖然立法院已經修改酒駕的罰則，但是酒駕肇事造成人命喪失，也會害許多家庭破碎，希望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好好加強防制，請坐下。

接下來，我要請教有關「國保」的問題，國保保費實在不應該再漲價了，這雖然與社會局沒有直接關係，但是明年起每月要再漲 100 元，這樣有道理嗎？我們可以算啊！現在每個月 778 元，明年調漲 100 元，變成 878 元，如果從 25 歲繳到 65 歲，必須多繳 4 萬 8,000 元，但是滿 65 歲每個月才多領 32 元，這要積少才會成多啊！

還有一個問題，上次我有質詢過，如果剛滿 65 歲，才領一次 3,500 元的老年年金就死亡，這樣是沒有喪葬給付的，貴局答覆本席指出，他如果領一個月，從 25 歲繳到 65 歲的保費，他的家屬可以領遺屬年金。但是依規定，他的遺屬必須是未成年的才能領，他的遺屬本身如果有勞保等等是不能領取的，這種規定是占百姓便宜，社會局長，你的看法呢？

主席（許議長崑源）：

局長，請答覆。

鄭議員新助：

這非常沒有道理，應該要反映啊！不能再漲 100 元了，你的看法呢？我已經建議過了，我昨晚算一算，怎麼算都覺得不對，你的看法呢？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對於這個部分，我向鄭議員做一個說明，第一、國保是衛福部委託勞工保險局辦理的，它所有規定，包括如何繳錢等等，我們地方政府都管不到，但是重點在這裡，高雄市政府有針對弱勢家庭與市民給予他們協助，目前我們對於弱勢可以補助 55%至 70%，如果是低收入戶，這筆保費就完全由社會局承擔。

還有，剛才議員有提到關於國保投保年滿 65 歲死亡的部分，針對議員的意見，今年我們已經行文給中央，向他們表達現行的規定是不是可以考慮再做改變？這個部分我們已經行文給中央，已經在處理了。

鄭議員新助：

議長，這一件我要拜託你，他每個月都繳八百多元，從 25 歲繳到 65 歲，年滿 65 歲可以月領 3,500 元，他如果死亡就無法再領，喪葬費都沒有給付，這樣有道理嗎？這明明就是在坑百姓。你說家屬可以繼續領一半的年金，可是這也有條件限制，家屬並非不分大小都可以領，如果有工作就不能領，有勞保也不能領，這樣沒有道理啊！他從頭繳到尾，最後卻只領到 3,500 元，以前所繳的好幾十萬元都被搶了，這樣有道理嗎？對於這個，你要爭取啊！但是我也要感謝議會幫忙爭取，讓沒錢繳國保保費的人可以分期繳納，這也要感謝勞工局長，從年金每個月扣除 1,000 元分期繳納，月領 2,500 元年金。所以這個也幫忙爭取一下好不好？今天的總質詢說不定是最後一次，明年搞不好就質詢不到你了，我昨晚算一算，發現真的不對，這樣「拗」人家真的不對，再爭取一下好不好？時機不好，你公開答應一下，騙和尚不好，真的要爭取一下，答覆一下，局長。

主席（許議長崑源）：

局長，請答覆。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我們已經行文過去了，正在等待它的回文，我們會依據它回文的內容與情形，再與立委等幫忙這些弱勢家庭與長輩。

鄭議員新助：

昨天我服務一個案件，有一個人跟我說他健保與國保都停了，因為失業無法再繳納，健保與國保保費每個月一、二千元，他怎麼有能力繳納呢？他要去哪裡借錢來繳？所以就停保，他寧願停保，所以立法院通過中國研究生納健保，我沒有意見，反正是全民通過的，我沒有意見，這條法令初審通過。如果中生來台灣納健保，是比照健保第六類地區人口納保，政府補助保費，對於這一點，局長，你的看法呢？中生比照第六類地區人口納保，健保局長說這樣等於是讓我們的健保賺錢，因為來台灣的中生都是年輕人，比較不會生病，我想這是不一定的，我是老人家，我也很少生病，我也極少生病啊！是不是？如果是這樣，你認為公平嗎？陸生納保，由全民支付健保費，比照第六類進行處理，依你個人的看法回答就好了。

主席（許議長崑源）：

局長，請答覆。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照理說，不管是健保或國保，應該是針對本國國民做保險服務，現在它開放陸生參加保險，我認為應該好好思考一下，因為我們的保險是針對我們的國

民，這是一種全民保險的概念，雖然他自己也有繳付保險費，但是他保險費的一部分，就是比較大的部分是由全民的稅金來負擔，用這樣去創造整個健保或醫療制度或保險制度的概念，如果把陸生納進來，這些都可以討論。

鄭議員新助：

陸委會說兩岸要對等平衡，強調台商到大陸也會參加他們的社會保險，也可以在那裡看病，但是根據本席了解，我有朋友在中國做生意，他們在那裡參加的社會保險和我們這裡的健保是不一樣的；我們的健保，如果從屏東要到台北看病，是可以的，我們若是在外國看病，也可以回台申請給付，但是他們那邊的社會保險是有限定區域的，例如烏松居民只能在烏松衛生所看病，而且要自付一半的自付額，他們的醫藥費又貴，這樣是不對等的。依本席了解，目前台灣有四萬多人遭鎖卡，四萬多人健保卡被鎖住無法看病，像這樣該怎麼辦？局長，你的看法呢？四萬多人無法用健保看病。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比起其他縣市，這種情形在高雄市比較少出現，因為像長輩的健保費都是由高雄市政府幫他們繳的，對於弱勢的低收入戶也是由高雄市政府負擔，如果他一直都有參加健保，就不會有鎖卡的情形，在高雄，我們有這樣的福利。

鄭議員新助：

是這樣的，真正的低收入戶沒有這樣的福利，他們像是低收入戶卻不能納為低收入戶，沒錢就是沒錢，也沒有健保，反正我只剩這屆而已，我可以說給你聽啦！我們都叫救護車來，交給他「鄭新助」的名片，再叫救護車把病人送到醫院，都不用健保卡，我們都這樣小取巧把病人送進醫院，病人住院治療後要出院了再通知我去，我就幫他們簽名當保證人，反正我讓他清算也沒差。目前高雄市沒有錢繳健保費的有多少人你知道嗎？積欠保費遭鎖卡的有多少人你知道嗎？誰知道？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我們會和健保…。

鄭議員新助：

沒有用心嘛！上千人啦！低收入戶不算，65歲以上的不算，像我這樣65歲以上的不用繳健保費，但是我的收入超過規定，二代健保還要被加收二千多元的保費，你不要說我不繳健保費哦！議會之前也扣我的薪水，超過12萬就要多繳保費。目前高雄市還有上千人因為沒繳健保費遭鎖卡，我常常在處理這個，所以我們要一視同仁，我們自己的市民要先顧好，對陸生我沒有意見，我沒有族群之分，我沒有那種理念，但是對於這些沒有健保、愈來愈沒有錢繳的，這樣的人愈來愈多，這點拜託你再多關心一下好不好？局長。

社會局張局長乃干：

這沒有問題，其實我們在社會局有一些救助的制度，如果議員有需要，你可以和我聯絡，我可以來處理。

鄭議員新助：

局長，我是不好意思告訴你，你在議會都這樣跟我說，如果是有困難的，把個案告訴你，但是人家說皇帝無法久發無錢的米糧，社會局經費有限，說可以怎麼樣又怎麼樣，可是都只有幫助一次而已，下一次他還是到我這邊來求助，因為你們經費不足，怎麼有辦法幫他們支付健保費呢？就一次拗得過去而已，我常常在處理這些，這個人送到醫院，透過社會局，像在問十八代問一問，那一趟看病先處理過去而已，下次他要再看病又會來找我了。

社會局張局長乃干：

我們有一個救助金專戶，會針對這些經濟弱勢的…。

鄭議員新助：

因為你們的經費不夠嘛！

社會局張局長乃干：

我們會用這些救助金和健保局談，例如讓他分期付款，像上次我有處理一個案例，他說，你可以先繳 1,000 元或 2,000 元，先讓健保卡開通，他就可以看病，我們再整體來做處理。

鄭議員新助：

這個問我，我最內行，在各局處，我都是「壞牌」，我都是先繳 1,000 元，後面還有分期付款，下次再去，社工就一直跟著你，說你上次的沒繳，再繳 500 元，再去看病，單據都一疊，保證人都是「鄭新助」，這應該頒一張獎狀給我，議會應該頒一張獎狀給我。在各醫院，沒有繳健保費的都叫我去簽名，醫院多惡質啊！人病死在醫院，沒有繳清健保費，大體要運出去，還得先清償健保費，你知道嗎？這個你知不知道？你知道嗎？病人在醫院死亡，醫院沒有責任，積欠院方費用，要先清償才能把大體運出去，是不是這樣？衛生局長，請教你。

主席（許議長崑源）：

請局長答覆。

鄭議員新助：

請教衛生局長，是不是這樣？社會局長，請坐。

衛生局何局長啟功：

一般如果遇到這種情形，要看當時的狀況如何，詳細的情形我們不了解。

鄭議員新助：

我看你都沒有處理到，都是本席在處理，那個人沒有錢，在醫院接受治療，最後仍不幸死亡，沒有繳清費用，大體就被醫院扣住，必須把錢繳清才能把大體運出去，我已經服務好幾十件這樣的案例，大體不能讓家屬運回家，我到醫院翻臉，我告訴醫院，不然我就找人來醫院作法事，順便守靈、出殯。所以我不會當選，因為我得罪了所有人，那個人被醫院醫死，沒錢繳健保費，還得付清醫藥費才能運回大體，我講的你聽得懂嗎？是不是有這種情形呢？

衛生局何局長啟功：

我是有聽過，但是一般醫院裡都有社工人員可以處理補助問題。

鄭議員新助：

社工人員沒辦法處理，因為有些是外縣市來的、有些是臨時，社會福利的經費不足，現在要申請補助是非常嚴格的，我是說明讓你知道，不像紙上作業這麼簡單。

我再請教教育局長，香港現在有占中運動，但是我看香港的特首、大學生、官員或警察對外發表言論都用廣東話，只有一些說北京語、英語，但是使用廣東話的最多，後來我才了解廣東話是香港的官方語言。教育局長，你的看法如何？

主席（許議長崑源）：

時間暫停一下，現在社教館組長林進德帶領志工在旁聽席旁聽，鼓掌歡迎。局長，請答覆。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廣東話是香港普遍使用的語言，另外還有英語也是。

鄭議員新助：

是他們官方的語言，你聽清楚，廣東話是他們的官方語言，很像我們的客家話。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據我所知，應該是一般通用的口語，但是官方語言大部分是英語。

鄭議員新助：

但是普通不論是特首、政務官或警察單位，都是用廣東話發表言論。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普遍一般人都會使用在地的廣東話。

鄭議員新助：

好。香港被英國殖民了一百多年，現在回歸祖國 17 年，為何通常公開的官方語言是廣東話呢？但是我在質詢時，你們沒辦法用台灣話來答覆我，還要用國語、北京語來答覆，我實在想不通。昨天電視第 49 台二位名人訪問李敖，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呢？他說：如果說台灣話，全世界不會超過 4,000 萬人在聽，國語才是文化水準夠格的台灣語言，但是我翻了史記，五胡亂華、宋朝、南宋士大夫時代的古代語言，現在的台灣話應該叫做「河洛話」，這是真正中原時期的古音，我實在想不通，教育部要求要加強本土語言，但是現在卻變成是學校選修課程，還被李敖大師說，台灣話要在二千年後才能拿來寫紅樓夢、水滸傳，唾棄台灣話一無是處，我讀小學而已，還好我沒被污染。議長，我也當了四屆公職人員，但是我不會說國語，你有看到那個節目嗎？昨天又重播，唾棄台灣話一無是處。局長，你的看法呢？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如果他這樣說，我不認同。當然，如果你去調查，使用閩南語的人是最多的，當然，語言是這樣的，全世界的語言系統裡面，有些是有音無字，譬如日本的五十音也沒有文字啊！台灣話跟漢字一塊使用；日本話也摻雜漢字，有一個時期日本想把中文拿掉，但是有困難，因為會混亂了。

鄭議員新助：

譬如原住民的語言會消失，其實台灣河洛話是來自於中原時期的古音，古代還未在明朝、遼國、北京定都之前，一律都說「啓奏皇上、萬歲！萬萬歲！」就是歌仔戲這一套，如果你不相信，唐詩 300 首從古至今，我質詢的新聞稿都不使用注音符號，都是用漢音直接唸，你知道我們現在唱的國歌是用什麼音寫的嗎？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用什麼音呢？應該是用國語吧！

鄭議員新助：

不對，用漢音。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漢音喔！

鄭議員新助：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爲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母音都有文字，是用台灣音、漢音寫的。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也可以用台語唸出來，漢字也可以用台語唸出來。

鄭議員新助：

唾棄到一無是處，你們應該要加強台語啊！爲何是選修課呢？再來，國旗歌是用什麼音寫的呢？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國旗歌嗎？

鄭議員新助：

國旗歌啦！現在參加奧運的選手只剩這一條歌可以唱而已，畫五個圈圈的那種。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我現在唱國旗歌也是用國語唱。

鄭議員新助：

國旗歌也是用漢音寫的，你卻在宣傳國語，「山川壯麗，物產豐隆，炎黃世胄，東亞稱雄。毋自暴自棄，毋故步自封。」我還下了尾音，「光我民族，促進大同。創業維艱，緬懷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毋近功。」每一句都可以用台灣話說，「同心同德，貫徹始終，青天白日滿地紅。同心同德，貫徹始終，青天白日滿地紅。」當時寫國歌及國旗歌時，他們都是用漢音寫的，你知道嗎？虧你還是博士，這些你都沒讀到嗎？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議員，每一個漢字你都可以用台灣音唸出來，非常了不起。

鄭議員新助：

不是了不起。李敖說，台灣話有音無字，所以要說國語。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漢字也可以用台語音唸出來。

鄭議員新助：

汪精衛所寫的國父遺囑掛在你面前，議長後面掛的那一塊匾額，是用什麼音去寫的呢？孫文逝世之前，遺囑是由汪精衛、宋子文等寫的，用什麼音去寫的呢？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都是用漢字寫出來的。當然，鄭議員可以用台灣音唸出來，非常了不起。

鄭議員新助：

真的是用漢音寫的。我唸給你聽，你們不是常常在唸國父遺囑嗎？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真正的漢音，不要變成選修課程啊！議長，我這樣唸會比用國語唸的還差嗎？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你真是有夠厲害！

鄭議員新助：

所以不要妄自菲薄，接連二天播出，說台灣話有音無字，真是傷我的心啊！你也知道我只讀小學而已，真是傷我的心。我並沒有排斥任何的語言，但是台灣的本土文化並不是有音無字，不要讓社會上誤解，有錯誤的價值觀，有音無字對會有字。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是。

鄭議員新助：

那天我去查康熙字典，查到「中古」二字，我當作是台灣話，結果中古從春秋戰國時代就有了。現在無論議事廳或外面都習慣使用北京話，台灣話就漸漸沒落了，阿嬤跟孫子講話，有時候都說國語，說得比我還不標準，真是糟糕啊！香港人口只有五、六百萬人而已，一律都使用香港話、廣東話當作官方代表語言，你們這樣做真的很不好，選修課的問題如何呢？母語是本土語言嗎？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其實高雄市非常重視台語，也推動相當久的時間了，目前國小、國中、高中不論是必修課或選修課，本土語言課程的比例相當高，將近九成以上。當然，還有一些區域的在地語言是閩南語、客語及原住民語，原住民語又分很多族語，所以在有些平地的部分，我們要努力的是在加強師資的部分。但是本土語言的輔導員本身也是原住民的老師，所以他們都很積極。我向鄭議員報告，我們絕對不能讓語言流失，應該要再加強，所以高雄市會再繼續推展。

鄭議員新助：

本土語言不能在我們這代的手中消失。其實不是像我們想像的這麼簡單，因為台語的雙關語很多，我簡單的說幾個，我記得之前就有講過了。「阿姑」是誰？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阿姑」是跟兄弟同姓的。

鄭議員新助：

慘了，你教育局長當假的。「阿姑」就是爸爸的姊妹叫「阿姑」，爸爸的姊妹或妹妹稱為「阿姑」，連市長也在笑了。「姑仔」是誰？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姑仔」？

鄭議員新助：

丈夫的小妹稱為「姑仔」，就是小姑，丈夫的大姊稱為大姑。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小姑我就知道，但是「姑仔」就比較少用。

鄭議員新助：

這樣要怎麼選修。「阿伯」是誰？這題比較簡單。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是爸爸的哥哥。

鄭議員新助：

「大伯仔」是誰？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大伯仔」是太太在稱呼的。

鄭議員新助：

「阿伯」就是爸爸的兄長，丈夫的兄長就是「大伯仔」，一音之差，關係就不一樣了。「舅仔」是誰？市長，這樣的程度要教台語，不如我來當客座教授。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我平常會用，你突然問我，我卻突然不知道怎麼稱呼。

鄭議員新助：

「舅仔」就是媽媽的兄弟，大舅、二舅、小舅，「舅仔」就是老婆的兄弟。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我稱呼我太太的哥哥，我都稱他「舅仔」。

鄭議員新助：

他就是大舅子。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他也有大舅子、二舅子。

鄭議員新助：

大舅子是老婆的兄長，大舅呢？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大舅是媽媽的哥哥。你突然問我，我反而無法回答。

鄭議員新助：

整個都亂掉了，連你當教育局長都搞不清楚了。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我知道我的大舅子、大舅是誰，但是我要轉換一下。

鄭議員新助：

你不能叫你太太的弟弟為舅舅，你可以稱他「舅仔」。「阿姪」是誰？這樣沒

有落實。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舅舅的太太。我的親戚都這樣稱呼，但是你突然這樣問，我還要再轉一下。

鄭議員新助：

回去問一下你家裡的人。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我要再加強。

鄭議員新助：

「姘仔」是誰？音揚上去，意思就不一樣，台語就是美在這裡，唸八音中的揚音，名稱就不同了。「姘仔」是誰？沒有人知道。如果不是只有小學學歷，我都可以來當客座教授了。「姘仔」就是妯娌，兄弟娶的太太就稱為「金仔」。

再講也是多餘的，我說的這些都是有理由的，你當教育局，最起碼的台語稱謂都不了解，是不是可以再對母語加強一下。請坐下。

教育局鄭局長新輝：

我會再加強。

鄭議員新助：

關於上次質詢環保局和衛生局的黑心油問題，當時我就有向環保局長說味全有問題，我未卜先知，我只是簽不中大家樂而已。我說過味全和正義要調查，我和蕭議員永達星期一早上去正義工廠送葬、送輓聯，還讀了嗚呼哀哉的祭文，那天下午總經理就被收押了，否則我讀那篇祭文又說我侮辱官署。我去那裡讀嗚呼哀哉。

目前高雄市的廢油問題，請環保局或衛生局哪個單位要答覆，目前一天大約有多少回收油？

主席（許議長崑源）：

請環保局長答覆。

環境保護局陳局長金德：

關於廢食用油的部分，我目前手上沒有數量的數字，但是我們針對所有可能產生廢油的夜市攤販或是餐廳的部分，都有逐一清查，會清查到今年年底，把整個清查出來。

鄭議員新助：

清潔隊的垃圾車後面都有讓人家倒餿水的桶子，那些油最後都到哪裡去了？

環境保護局陳局長金德：

那是家庭的油，我們會標售出去，標給人家做生質柴油。

鄭議員新助：

有人跟我檢舉這部分有不實。你們回收之後不一定要去做生質柴油，也有賣給小蜜蜂業者，實際情形如何我並不清楚，是人家向我檢舉的。

環境保護局陳局長金德：

這不可能賣給小蜜蜂，因為我們回收之後就公開標售，絕對是合法的業者才有可能標這些東西。小蜜蜂是回收夜市裡比較小的攤販等等，小蜜蜂是不合法的，小蜜蜂回收之後再交給上游業者。環保局回收的一定是公開標售，而且一定是合法的廠商才能來標收。

鄭議員新助：

毒油的問題也不用再講了，連馬英九先生都召開會議因應國安食安的問題了，我記得兩個禮拜前還有立法委員質詢，他們說上架的東西都可以吃，結果吃了都罹癌。之前說我的地下電台賣的藥會害人家洗腎，衛生局長現在才還我們清白。余天的女兒公開說他生活正常，不抽菸、不喝酒，醫生斷定他得了大腸癌第三期，原來都是吃外食，這些廠商很糟糕，比賣毒還要糟糕。

聽說賣毒油的賣到閻羅王那裡了，現在黑心人到地獄十九層下油鍋的油，賣油的到那裡下油鍋炸不死，民政局長你知道的，十八層地獄有炸油鍋的，也用黑心油在炸。結果在世吃黑心油已經有抵抗力了，死後到了地獄被牛頭馬面下油鍋的時候卻炸不死，原來也是買到黑心油。連地府都買到黑心油，拜神明也用黑心油，台灣整個都失序了。我們吃素的也吃到葷，很多師父也都罹癌，我問師父吃素了怎麼還會得癌症，原來買到清香油，清香油都有混到葷的，亂混一通，這樣吃素有什麼用，乾脆吃牛肉就好了。

台北再來就是高雄市了，我們必須要趕快關注，目前針對「滅頂計畫」，現在新北市、宜蘭等等其他縣市都跟進了，高雄市當然也有下令了，高雄市對這件事還有沒有其他的做法。你要知道，強冠和正義都設廠在高雄，如果我和蕭議員永達星期一去唸祭文和貼輓聯，做這些你們認為侮辱官署的事，他們不會帶一堆人去收押他。這樣的問題在高雄市要怎麼處理？你要怎麼宣傳讓這些人不再賣黑心油。

環境保護局陳局長金德：

向鄭議員報告，家庭的廢油我們是強制回收，之後環保署會修改法令，資本額在 2,500 萬以上的餐廳會管制。小蜜蜂去回收廢油都要有身分證，這張身分證就是確定你交給哪一家合法的清除業者，我們都會逐一調查和追查。

但是因為台灣的廢油數量有限，真正去查的結果使用的問題沒有那麼大，比較嚴重的是外國進口的油，外國的油看起來可能是越南進口的，但實際上可能是中國過去的。所以廢油市場比較大的是人口數比較多的國家，我們反而是對進口這些油的部門要很嚴格的去審查。

鄭議員新助：

我昨天看到正義食品廠的資料，台灣新生報導的，我再去翻閱他這五十年來的紀錄，正義油廠排第一名，因為它被寫在裡面介紹，結果你才罰他們 5,000 萬，聽說有雞油、雞腳油等等，它發生在高雄市，這要賴給誰呢？這真的是交代不過去的。經發局長，日前我質詢就說過味全一事，有的人發票遺失沒辦法退還，你說要去交涉，可是卻沒派人和我聯絡。台北市正式由他們的經發局、消基會等單位出面說，要賠三倍以上，光拿罐頭去就賠三倍，我們有在處理這個嗎？

主席（許議長崑源）：

曾局長，請答覆。

經濟發展局曾局長文生：

我們確實有發文給味全，回文應該有送去鄭議員的辦公室才對，如果沒有，我會請同仁趕快補，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要向議員說明，基本上消費者求償這一塊，是由消保法，就是消保官在執行，我這邊向議員報告。

鄭議員新助：

現在台北市叫人家暫時油都不要退還，拿來我這裡登記的一律賠三成，而且再加 500 元損害賠償，你也有看到報紙嘛！

經濟發展局曾局長文生：

有，高雄市消保官也表示，他們要做這樣的處理。

鄭議員新助：

高雄市能做到這樣子嗎？我問你啦！我問我們一邊一國的說，我們這裡的也像台北市都暫緩還油，我們再替你們出面，賠三倍外加 500 元損害賠償，有沒有辦法？

經濟發展局曾局長文生：

鄭議員，是不是能夠讓秘書處消保官這邊回答？我向你說明，關於通路等等這些東西，我們都會做一些說明，現在社會全面在抵制頂新和味全，這件事情都已經在發生了，而市政府這邊大概是地方政府有提我們的食品安全衛生自治條例到議會審查，現在也通過一讀了。以高雄市政府的立場來講，我們在地方可以做的管理，盡量完善化這一塊，其實在副市長的領導下，我們成立一個小組也都已經送議案來了。

鄭議員新助：

這樣高雄市是三等的，之前民衆第一、二次買的都送來我那裡，後來我都送給人家做肥皂，因為實在沒辦法，政府都沒在處理，也完全沒在做啊！人家說現在都不用發票，只要你有那個東西，空罐子也可以，因為人家政府都出面了，

你現在卻推給消基會，這樣怎麼對呢？經發局是發展高雄市的單位啊！

經濟發展局曾局長文生：

不是消基會，消基會是民間團體，是政府的消保官，這是市政府消保官，它不是民間的。

鄭議員新助：

消保官怎麼有辦法辦呢？經發局你日前是怎麼答覆本席的？你說要輔導啊！

經濟發展局曾局長文生：

我說我們會發文給味全，請味全要提賠償的一個辦法。議員，當時你是這樣要求我們，我們也有照著議員的指示做這個動作。

鄭議員新助：

你有去和他們交涉嗎？味全的老闆全都被抓去關了，要去和誰交涉？昨天被收押了，要不是我們去為他送葬和唸祭文，他也不會被收押的。現在要怎麼辦？高雄市的會少嗎？這些人真可憐，你也稍微學學台北市的做法嘛！還是台北人比較兇、比較強勢呢？這是我們的責任，這個是不是請予以處理，尤其藉由現在這個機會正好。至於頂新油廠，真的是很惡質，它購買林鳳營等等，連它們的品牌都一起買下，買了之後再利用那些品牌做偷天換日的行徑，這真的是掛羊頭賣狗肉，這個要下油鍋去炸。依照佛家的說法，這是要下油鍋炸的，但是油也炸不死了，因為現在的油都不冒泡了，現在的油下鍋炸人都死不了，都是假油，連閻羅王現在也都改為買劣油了，因為沒經費，所以閻羅王要炸油鍋都買劣油來炸了，這個請予以處理，好不好？

經濟發展局曾局長文生：

好，等一下會後我會和秘書處討論這件事情，經發局怎麼合作。

鄭議員新助：

局長，請替高雄市民把關。請教農業局，農委會主委陳保基說，原則上從明年度要引進外勞，無論是陸勞也好，或是什麼也好，要來這裡幫忙從事農作，你的看法如何？局長，我很尊重你，請回答。

主席（許議長崑源）：

蔡局長，請答覆。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

對於農委會有這個聲明，在我的看法，因為我們的小農產業結構不一樣，產業結構也不同，季節性所生產的東西也不一樣，所以要引進外勞進來，或其他國家的人要來這裡從事農業的勞工，對台灣農業的衝擊是一定有的，但是要怎樣讓它能夠比較符合季節性農產集中採收時，會不會傷到我們的小農，農委會

要稍微再從長計議，同時配套要先做好。

鄭議員新助：

現在台灣農已經沒落，而且吃米飯的人也越來越少了，農業又是我們的根本，台灣是以農立國，從早期要反攻大陸殺朱拔毛、反共抗俄、解救大陸同胞、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時，全都是靠這些米糧的。現在你們再讓這些人進來，整個不就要崩盤了，我們要引進外勞做農業的決策，是不是要先予以輔導呢？現在農業局有在輔導年輕一輩的人回鄉做精緻農業，要先給他們輔導，因為現在的社會觀不一樣了，如果是沒辦法做的，或是比較粗重的，而且現在和以前也不同了，以前台灣的農民是要「翻腳底日曬」的，局長，你聽得懂嗎？全世界的農民只有台灣的農民腳底日曬得到的，你知道它的意思嗎？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

應該是說幾乎每天都在田裡從事農作被日曬。

鄭議員新助：

為什麼腳底太陽照得到？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

這個我就比較不知道了，因為日曬時…。

鄭議員新助：

拔田草啦！我們這一輩的人在拔田草時，都要跪著拔田草，所以腳底太陽就照到了，這表示也是…，這是古早的事情。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

你這樣說我就瞭解了。

鄭議員新助：

你現在讓年輕人去經營，而且現在都機械化了，何必要動用所有的外勞和中勞進來呢？這個會直接衝擊本地農業，還會影響到我們自己所有農業的轉型和轉機，對於本席這一點的看法，局長的看法如何？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

我很認同鄭議員所說的，農村的農業改造會有結構性的改變，除了要有機械化以外，我們還要考慮到精緻化。

鄭議員新助：

農委會主委陳保基有這樣的想法，因為原高雄縣是農業縣，依我看來，你要向他做個建言，請他對這個要盡量慎重考慮，好不好？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

好，這個我們會向他建議。

鄭議員新助：

因為現在的薪資很低，一旦開放，薪資水準又無法提高，這會害死台灣農民的。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

好，謝謝。

鄭議員新助：

請教社會局，有關低收入戶認定標準，我擔任三屆公職以來，都一再反映女兒出嫁財產併計一事，我再說一次，根據台灣傳統禮俗規定，女兒出嫁後，是「捧」別人的飯碗，因為台灣人不拜姑婆，就是不拜沒出嫁女兒的神主牌，這是男女不平等，現在說女男平等了，就是沒出嫁的女兒不能放神主牌，叫做不拜姑婆。為什麼女兒都嫁到婆家了，低收入戶認定還一再將女兒的財產列入計算呢？這個我都一再建言，因為女兒都「捧」人家的飯碗了，就是「捧」人家的飯碗，這是不能列入計算的，為何這條法令到現在還綁死呢？我時常服務到這種的案子，電視也常常報導說，自己的兒子都不養父母了，還有殺父親的，況且女兒出嫁後還有公婆要奉養，哪可能你把他財產列入計算，讓他的財產再增加呢？局長，這一點有沒有辦法爭取？女兒都出嫁了，他的財產怎麼又列入計算呢？請回答。

主席（許議長崑源）：

張局長，請答覆。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我知道鄭議員對這個問題已經反映很多次了，因為這個部分我們是依照社會救助法第5條第1項，它裡面寫到，所有列計的人口裡面是一等親，所以在一等親的概念，譬如我是申請人，要列入我的長輩和我的孩子，所以一等親的概念是這樣子，在一等親上面就會牽涉到嫁出去的女兒，因為女兒的爸媽就是一等親部分，所以會牽涉到這個，高雄市爲了要突破這一點，所以我們常常用539條款的排除條款。

鄭議員新助：

我請教你，女兒出嫁後，女婿要申請低收入戶的話，那個女兒要怎麼辦理？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抱歉，議員，你說得太快了。

鄭議員新助：

這位女兒嫁的婆家也是低收入戶，婆家要申請低收入時，他老婆就是這位出嫁的女兒，他娘家的財產是不是也算進去？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因為他是一等親，所以丈夫和太太的財產都要計入，所以現在我們會做排

除，就是…。

鄭議員新助：

這樣就被抓包了，父母親要申請低收入時，竟然要將嫁到台北、台中的女兒的財產計入，如果他女兒嫁到台中的窮人家要申請低收入戶時，也要連同女兒的算進去。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議員，有時候計入不一定比沒算入時，較好或不好，因為算入之後，它有人口數除法的排除。

鄭議員新助：

都不會通過，大多數都不會通過的，因為這個有瑕疵。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不一定，議員，可能你遇到的是列入計算後沒通過的，其實有時候是算入的會比較好，所以這個都有。

鄭議員新助：

議長，我說的意思是，女兒嫁出去之後，在高雄市要申請低收入戶時，連同出嫁女兒的財產要算入娘家裡，還要加進去，對不對？

主席（許議長崑源）：

對。

鄭議員新助：

但是女兒的婆家也是困苦人，他們也想申請低收入戶，他的女兒的財產又計入婆家裡面，哪有一個人頭兩邊都算的呢？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因為這個還有一種列計的計算法，當然在高雄市我們會盡量找對象比較有利的來計算。

鄭議員新助：

這應該要放寬。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因為這是全國的救助法，這是全國一致的，所以我才會用 539 條款來排除。

鄭議員新助：

法令是死的，這是活的，法令是死的，你聽得懂嗎？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是。

鄭議員新助：

法令是死的，無論所有的法令都是死的，而辦理的人可以靈活運用，有時候

也會遇到有困難的。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議員，沒有錯，所以我們才會用 539 條款來幫他們排除，因此我們用實際訪視，和實際訪視以後的資料，再就實際情形對他們做協助，這個我們都有在做。

鄭議員新助：

可以再特別一點，因為現在向社會局申請低收入戶的案件都堆積如山了，你也知道的，實在是很可憐，實在真的很可憐啊！因為現在真的謀生不易，經濟起飛也不知道是飛到哪裡去了，不知道是飛到北京，或飛到華盛頓去了，我也不知道啦！我再請教你，現在有一些老人無處租屋，你知道嗎？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在這個部分，我有看到台北和其他縣市有這則新聞，但是高雄市很早就有做這方面的準備，所以針對一些長輩私人的一些狀況，我們有一些租金補助。除了這個以外，在高雄市還有自己的老人公寓和仁愛之家，特別是老人公寓，我們的收費不多，那裡住約六、七成，所以還有空位可以提供給長輩。

鄭議員新助：

你們現在的房子是只租不賣，老人住宅 8 坪的單人房是租 1 萬 8,000 元，我現在說的是，私底下要租的，譬如我 75 歲了，我也沒選上議員，要去向人家承租時，人家也不租給我，因為怕死在那裡，你知道嗎？現在老人要租房子是無處可租的。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很早就已經有準備了。

鄭議員新助：

現在依你看法要如何處理呢？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因為現在很多…。

鄭議員新助：

你們說高雄市要做個幸福城市，現在約有一成多的老人了，你要怎樣處理？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在這個部分，我們很早就進行因應了，因為我們知道有很多的房東不喜歡租房子給老人，所以一部分我們有關懷隊去探視獨居老人，因為大部分都是獨居的，所以他才會不喜歡出租，對獨居老人我們會去關懷和協助，同時瞭解他們的健康情形，他們有任何狀況時，我們都會做配合，所以高雄市這個情形其實比較少，特別是他如果到某個程度時，我們會幫他安排，譬如入住安…。

鄭議員新助：

局長，你說偏了，你說很少，因為你沒有到過火車站，你要像我一樣，晚上去火車站，或是去地下道看一看，都是臨時在那裡租房子的，他們都是毯子一蓋到頭就睡啦！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那是遊民，那個和這個不同。

鄭議員新助：

你怎麼會知道呢？你限定租房子的人要 25 歲到 45 歲才能申請，那些老人要去哪裡租房子呢？有些人的孩子現在全都在外地生活，也沒有在養父母親了，他們根本無處租屋，只好隨處亂窩。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所以我們有一個叫做…。

鄭議員新助：

光我的服務處的騎樓每晚都有人窩在那裡，窩在那裡等著要領便當，本席看了實在很心酸，所以我們要落實，不要只是紙上作業，老人無處租屋，因為人家怕他死在那裡啦！日前電視也報導新北市的籠屋，一個位子就像棺材大，一個月租金 3,000 元，社會局也沒有發便當，有愛心人士拿便當給他吃，真的是在那裡吃飽等死。每天早上房東都去敲門，因為怕他死在那裡，如果看到他還沒斷氣就趕快叫救護車送醫，不要怕到變成老人悲哀的末路啦！我 74 歲也算是老人了，說不定我再次當選後，又做四年，如果沒被抓去關，我就和姜子牙同樣是 80 歲了，姜子牙 80 歲拜相，對不對？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是。

鄭議員新助：

讓老人有個安詳、安樂的都市。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好。

鄭議員新助：

你如果不相信，你早上 10 點多到我的服務處，他們早上沒吃飯，10 點多就來服務處等著領便當，我為什麼要 10 點半發放？我不是在討人情，我沒那個意思，因為他們早上沒吃東西，血糖太高嘛，所以領便當午餐吃，再領一個麵包晚上吃，他們是早上搭 65 歲以上免費的 60 路公車來領這個便當，我實在是心有戚戚焉啊！你說要他去租房子，要怎麼租呢？他們哪有錢去租房子呢？也沒人要租給他們啊！老人租房子可是很危險的，說不定死在那裡之後，就沒人敢承租了。對於這種的問題，尤其是我們的惜緣居，我也時常在服務，你也知

道的，社會局的惜緣居以前叫做遊民收容所，都是我在配合的，對不對？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是。

鄭議員新助：

它的人數也有限定，對老人福利的環境，我們要特別加強，無論怎麼惡質，或再怎麼無情，我相信市議會不敢刪這筆經費的，即使民進黨執政時，在野黨的國民黨敢刪我剛剛說的這種可憐人的經費嗎？他們敢嗎？像社區的愛心便當，也是我去帶動的，因為一個便當會給他有溫暖感，當一個老人吃那個便當時，他就感到非常溫暖和非常感恩，這個要落實去做，因為「拜佛祖不如顧肚子」，這是我深深體會到的事。希望這個可以比照辦理，你們現在有食物銀行，這個超市等都有參與其中，這一點我也贊成，希望對這些老人多照顧，尤其現在高雄市老人已經有 11%了，對不對？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百分之十一點多。

鄭議員新助：

這老人的 11%何去何從？一年會比一年多的，這真的很可憐！請答覆本席，你要怎樣慢慢來改善呢？我無法要求你一次做到，但是起碼要慢慢來做，以及慢慢改善它，讓老人有溫暖感，他們也是在年輕時將青春和健康奉獻給台灣高雄的社會，不要讓他老來無所依，窩在那裡好像是沒人要的，在那裡領個便當來果腹，我看了實在是很心酸，你的看法如何？

社會局張局長乃千：

我們在一塊絕對會認真來做，特別是市長一直在強調的，高雄市是一個對…，一個城市有沒有進步，就是看對長輩們是不是夠友善，所以對吃飯和居住部分，我們其實是很用心。特別是在吃飯部分，我們總共有五種模式的用餐，第一個，如果你是失能老人，我們有服務人員到府上服務他，同時幫他煮飯，特別是低收入戶都不用收費。第二個，我們還有社區志工送飯給他們，我們的據點裡面還有備餐，總共有 200 個據點在幫他們備餐；在部落部分，我們還有部落的原區廚房，可以讓長輩在那裡用餐；如果他是獨居無人照顧的，我們也有社工，還有志工會幫他送便當。在這個部分，我們去年還獲得「廣州國際城市創新獎」，我們就是讓高雄市每一位長輩在高雄市不會餓肚子，當然也很感謝議員長期幫忙我們，才能形成一個據點能夠據點取餐，在那裡共同來照顧我們的長輩。

鄭議員新助：

局長，你們書面是寫得洋洋灑灑很漂亮，因為我識字不多，但是實際上和我

們的計畫還有很大的落差，我知道啦，所以我不要什麼，我是說盡量，我也不敢要你一次就做到，但是起碼老人的人數明、後年都會再增加，現在已經 11%了，說不定三年後的下屆議會老齡人口就變成 12%、13%了，這也是社會很大的壓力。

社會局張局長乃干：

是。

鄭議員新助：

我請教你，高雄市的復康巴士有 105 輛，身障人士有 3 萬 5,000 人，所以嚴重不足，但是台中市的復康巴士約有 229 輛，他們的身障人士比我們這裡還少。我在台中時就問他們說，你們有多少輛復康巴士？他調資料傳給我看，總共 229 輛。但是身障人士，就是他們的殘障者比我們還少，我們的經費怎樣了，為什麼沒辦法撥到這裡來？高雄市幅員比較遼闊，所以需要復康巴士，這一點局長的想法如何？

社會局張局長乃干：

現在我們的復康巴士總共是 113 台，就是 113 台左右。再來，復康巴士部分，其實我們有一個比其他縣市更進步的做法，就是我們現在有復康計程車，第一階段的復康計程車已經有 40 台了，我們期望它將來可以倍數增加，因為復康巴士要打電話叫車，車子才會來，甚至要在一個禮拜前或三、四天前先預約，但是將來我們要用復康計程車來取代，而且這個是與民興利，就是現在計程車司機空車在跑，他現在就可以坐到復康計程車，而且可以隨時叫車，甚至在路邊招手就可以招到車子了。

此外，高雄市復康計程車的補助金額，目前也是全國最高的，所以帶給長輩和失能需要坐復康巴士的，甚至一般婦女都可以搭乘，這個部分是台中所沒有的，這個部分也是現在高雄市社會局和交通局主力推動的，期望復康計程車的數量可以再增加。當然每一輛願意參加復康計程車行列的，我們可以給他補助，我們一年車輛的購置和服務還有三、四十萬的補助他，所以我們期望將來這個部分能夠增加，讓它的數量能夠更多。譬如將來對於比較偏鄉沒有復康計程車要去的，我們就用復康巴士；在市區跑短程的，我們就可以用復康計程車取代，這部分也是外國現在比較先進的做法。

主席（許議長崑源）：

延長 2 分鐘。

鄭議員新助：

如果在贊助一些有的沒有的時候，我個人認為叫他多贊助一些復康巴士，因為多贊助一些復康巴士會功德無量。

社會局張局長乃干：

好，我們來努力。

鄭議員新助：

如果有很多贊助，像現在氣爆之後，有錢人去現場幫忙裝潢，我們也要感謝他，對不對？

社會局張局長乃干：

是。

鄭議員新助：

如果像這種有錢人要多多來往，你們要多和有錢人來往嘛！像贊助氣爆後維修事宜的，叫他也買一些車輛來幫忙贊助復康巴士，我們如果比台中還少的話，我身為高雄市議員，還是一邊一國的總召，我出去可是會漏氣的，是不是能請企業界或宗教界人士贊助，這可是功德無量的，同時寫上他的名字，它更勝於在添油香錢，這個請多多去勸募，好不好？

社會局張局長乃干：

好，我們來努力。

鄭議員新助：

好，謝謝。

主席（許議長崑源）：

現在有馬來西亞馬青總團貴賓蒞臨本會參訪，請鼓掌歡迎。休息 10 分鐘。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時間先暫停一下，現在有社教館黃組長帶領志工在旁聽席旁聽，我們熱烈歡迎。蕭議員永達，請發言。

蕭議員永達：

剛剛吳秘書長稱呼我為隊長，我是本會桌球隊的隊長。在質詢之前跟大家講一個小故事。我今年 49 歲，上個月剛得到議長盃桌球冠軍，這是我 49 年來，第一次得到個人單打冠軍。

我 41 歲當議員，在我當議員之前，我在 10 歲的時候就參加基隆仙洞國小的桌球隊。從我 10 歲開始打桌球以來，一直到國中到研究所畢業，這段期間代表學校出去比賽從來沒有贏過。但是第一次當議員出去比賽就得了全國第四名，難怪議員選舉這麼激烈。我今天在總質詢要講新政治、新經濟、新文化，這是我當八年議員的心得，我把它提供給大家參考。

先講新政治，我本人不是學政治的，我是台北工專電子科畢業，後來以同等學歷唸台灣科技大學電子所。在 1992 年我還沒從政之前，是在台北新台的景文工專當電子科主任，那時候我是 27 歲。我會從政是因緣際會，在 1993 年的

時候，林義雄先生從世界各國遊學回來，帶回來美國民權鬥士金恩博士，還有印度聖雄甘地的非武力抗爭的一些學問，開設了慈林文教基金會在中研院那裡上課，我剛好去那裡學習，所以在政治上他是我的啓蒙老師。我本來是學電子的，屬於工程這一方面，而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學裡有系統的訓練，是在我人生的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在慈林；另外一個階段就是在議會。從八年前開始，我把議會當學校學習相關的知識，所以也感謝市府同仁及議會同仁，這八年來，確實對我在知識上的成長有很大的幫助。1993 年我那裡學的是非武力抗爭，就是承認既有的體制，但是他用比較和平的手段，來達到政治訴求的目的。所以經常講的是雙軌路線，就是街頭運動也要、議會運動也要，那時候講的是這樣。有一句話令我很感動，讓我決心去從政，就是林義雄先生講的推動社會運動。他有一句話說：社會運動者沒有時間的限制也沒有空間的限制，運動者要到需要他的地方去運動。所以那時候會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所從事的工作卻非我們本身所學的，我從小在台北長大，我在想，我可以做什麼？我就把工作辭掉，決心從政。從政從哪裡開始？我從小在台北長大，也在台北工作得好好的，27 歲在景文工專當科主任。照常理來講，在此之前，升學、就業都是人生的勝利族，但是卻決心從政。如果你現在來看我，到 2014 年事隔二十年，我也當了八年的議員，在高雄也算小有成就。好像林義雄先生講的東西都一一實現一樣。

我最近做了很多事，其實都是來自慈林的訓練。比如我對付李長榮化工，先用街頭運動去圍廠讓他關廠；並到雄檢按鈴控告，讓它被搜索；也在 8 月 26 日動用議會路線調李長榮公司的董事長李謀偉來議會，議會正式邀請他來，他沒來，結果當天台北的總公司就被搜索，李謀偉用 2,000 萬交保。這都是我在二十年前的訓練，但是講到現在，追求理想的過程，從來就不是一條直線和平坦的道路。我講一下我選舉的紀錄，我從 1994 年開始選舉到現在。之前，我總共落選四次、當選兩次。副議長，你曾經落選過嗎？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不曾落選。

蕭議員永達：

我來說明一下，這裡是鳳山，鳳山有蘇議員炎城、顏議員曉菁、陳議員慧文和張議員漢忠，這四位都不曾落選過，所以這叫做人生的勝利族。議會有 60% 以上的人是人生的勝利族，包括康議員裕成也是勝利族，而我是失敗族。落選過一次就叫做失敗族，我是失敗族中的極品，我落選過四次，其他人頂多兩次而已。我來談談 2010 年正、副議長的選舉，最近國民黨或民進黨都在喊「議會拚過半」，爲什麼會有這樣的組合呢？目前高雄市議會的結構是，國民黨在

當議長而民進黨在當副議長。照常理來講，2010年12月25日，正、副議長是同時投票。同時投票出來的結果，應該都是國民黨或是民進黨，這是比較合理的答案，結果一個國民黨、一個民進黨，答案很簡單，因為有人跑票；跑票的結果就造成議會正、副議長不同黨。照常理來講，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選民選出議員來這裡執行職權。議員應該履行義務，你是民進黨的就投民進黨、國民黨的就投國民黨，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所以我第一個問題來請教陳菊市長，根據你的瞭解，2010年12月25日議長選舉的時候，民進黨議員有沒有人跑票？請陳市長答覆。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請陳市長答覆。

蕭議員永達：

沒關係，就你所瞭解的來講，這跟市政沒有直接關係，我另外請教你。

陳市長菊：

25日那一天，你們在議會選舉議長，而我在市政府參加就職典禮，所以沒有到議會來，因此你們有沒有人跑票，我不知道也不清楚。

蕭議員永達：

沒關係，這是很敏感的話題，講到這裡就好了。如果從最後的結果來看，好像很清楚，沒有跑票的話，怎麼會議長、副議長，民進黨的候選人會不同票？

我先來請教最近熱門的話題——黑心油的問題。什麼叫做「黑心油」呢？就是把給豬、狗、牛等吃的飼料油當作食用油在販賣。飼料油沒有問題、食用油也沒有問題，都是合法的，但是你不能混油，混油就要下架。請問衛生局長，混油就要開罰、下架，這樣對不對？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局長，請回答。

衛生局何局長啟功：

摻味。

蕭議員永達：

是摻味，就是把兩個混在一起，你把給豬、狗等吃的油和給人吃的食用油混在一起，就要下架、開罰，對不對？正義公司也被你們勒令停工了。

衛生局何局長啟功：

停工而且罰5,000萬。

蕭議員永達：

是罰5,000萬嘛！混油要下架，如果民進黨籍的去投票給國民黨，這個就叫做什麼？這就是混淆政黨政治的基本精神，這就是跑票。跑票的意思是什麼？

跑票就是政治餽水油，這就類似屏東郭烈成賣餽水油給高雄的強冠公司，將餽水油和食用油混在一起。如果我們縱容政治的餽水油而不去處理他，一直將他放在黨內，這個就類似什麼呢？民進黨就變成政界的頂新集團了。頂新集團一而再、再而三，每次食品出問題，每次有黑心油風暴，每次都有他；四年前一次，如果四年後再一次發生，這樣要如何對國人交代呢？所以黑心油要下架、要公告。本席要請教劉副市長，假設正、副議長選舉不同票，這就代表有人跑票了，那麼對於跑票的部分要不要下架，要不要公告？請答覆。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副市長，請答覆。

劉副市長世芳：

民主進步黨也是蕭議員的政黨，他是一個剛性的政黨，所以在黨紀的處理上會比較嚴格。就我所了解，在這一次民進黨內部市議員提名的時候，包括中常會都已經有通過議長、副議長應該要一致性投票，如果沒有一致性投票的話，就是類同用除名的方式來處理。這個月都已經由中央黨部發函給所有的參選人了解。

蕭議員永達：

副市長，我再問你一個問題。黨的主張我都知道，理想都沒有問題，我現在是在問實際的問題。實際的問題就是，2010年12月25日有人跑票，因為正、副議長得票數不同票；有人跑票，這就是政治餽水油，對於政治餽水油你如果重新將他提名，也就是重新包裝上市，你們不處理。假設這次最後出來的結果民進黨當選34席，66席過半就是34席，結果到最後在議長選舉還是沒有選上，這就是什麼呢？民進黨就淪為高雄政界的頂新集團，一再縱容黑心油，讓民進黨對不起277萬的選民對高雄的期待，他們把政權交給你，讓民進黨的議員席次過半，結果在議長選舉還是落選，那麼這要如何向社會交代？你覺得要不要公告一下？你現在是中評會主委，也是副市長。本席請教你，你覺得應不應該處理？

劉副市長世芳：

蕭議員的主張在民進黨內是大家的共識，但是要如何防範跑票，假設有跑票的行為，其實會碰到比較大的困擾。第一個，正、副議長的選舉是議員的選舉，議員的選舉到底是屬於秘密投票，還是公開的投票？如果是公開的投票，要不要有亮票的行為，恐怕這要有議會的共識為主。在這個部分政黨的力量要規範進來就有點困難，所以要由很多方面來處理，但是至少在中央黨部已經非常明確的告知，一定不可以跑票，如果有跑票的行為一律要除名來處分。

蕭議員永達：

好，我知道這個很敏感，你回答到這裡就好了。

本席要來講最核心的問題，本席 41 歲進來議會，我在 41 歲以前沒有國民黨的朋友，因為我很年輕的時候就加入民進黨，國民黨在我的印象中就是黑金不好的印象，選舉的時候就是都用買票的，但是當我進到議會以後，發現好像不見得完全是這樣，好像和事實有一點落差，所以我現在有國民黨的朋友，也有民進黨的朋友，只要是願意為社會付出的都可以。所以國民黨和民進黨都不是問題，重點是什麼？重點是你不能混黨，就好比油不能混油，政黨就不能混黨，你是哪一黨派就要標示清楚。所以本席的主張是這樣，議長亮票案的判決已經判決完了，這是民主政治的勝利，本席在 2013 年 11 月 19 日獲判無罪，判決書在這裡，本席獲判無罪，高等法院獲判無罪。我為什麼會說民主政治的勝利呢？為什麼不說是民進黨的勝利，或是國民黨的勝利，或者是我個人的勝利呢？這是民主政治的勝利。

民主政治有四個基石，第一、政黨政治。第二、責任政治。第三、法制政治。第四、民意政治。在這四個基石中民意政治、責任政治、法制政治、政黨政治，因為這個判決得以維持，為什麼呢？因為他讓政黨可以去約束議員，這就是政黨政治的勝利；他讓民意可以彰顯民意政治的勝利；他讓法制可以清楚，所以是法制政治的勝利；他讓議員需要負責，所以是責任政治。議長亮票案的判決是民主政治的勝利，是這四個基石可以鞏固的核心基礎，這也是本席從 2010 年 12 月 25 日投完票以後，我這一票在議長的部分投給康裕成，副議長的部分投給蔡昌達，投完票以後，沒多久…。

副議長，你也知道我很愛頂嘴，我向檢察官頂嘴後，過沒有很久的時間我就被起訴了，也被地方法院判刑，一直到高等法院的時候，我向他們說明我的這一套理論，我跟他說你判我有罪，這是小事，我只是一位小議員，你判我有罪，誰會理我。他說要將本席褫奪公權，我被褫奪公權可能報紙只會報導一天，隔天就沒有人理我了，我自己也知道。但是今年 11 月 29 日選議員，12 月 25 日就選正、副議長，全台灣從北到南六都十六縣都在選正、副議長，你如果搞成秘密投票，投誰不知道，正、副議長投一票有 500 萬、1,000 萬可以拿，「哪有貓兒不偷腥」，你要叫國民黨、民進黨的議員不要拿錢，他要投給誰沒有人會知道，這叫做什麼？這叫做高道德標準。政治應該透明一點才會好，所以本席的主張是這樣，「民進黨拚過半，議員要亮票，議長選舉一定要贏！」我跟各位講，我來議會是在學習政治，這不是在替民進黨拚選舉，你聽這三句話不要以為我在替民進黨拚選舉，你將這句話中的民進黨那三個字改成國民黨，再唸一次也會通唷！也就是「國民黨拚過半，議員要亮票，議長選舉一定要贏！」這是政治學的 ABC，你把民進黨改成國民黨也會通，為什麼呢？277 萬人如果

委託民進黨，讓你過半，議員席次超過 34 席，結果你沒有選上議長，你就是悖離 277 萬人對你的付託，也讓民主政治、民意政治淪為笑話。

高雄市說市民做主，11 月 29 日市民都已經做主做完了，你才說民進黨籍議員有人跑票，所以議長選舉落選了，這不是笑話嗎？這就是縱容政治餽水油最後的下場，這放在民進黨適用，放在國民黨也適用。所以本席的主張很簡單，民進黨過半或者是國民黨過半，議長選舉我們就不要再選了，你就讓過半的政黨當選議長就好，這樣才是民主政治的常態，才是呼應市民做主的核心精神，以上是本席的看法。

昨天本席到民進黨黨部，我在學生時代 1989 年唸研究所的時候加入民進黨，我算是野百合世代，我做了一項承諾，11 月 29 日如果本席當選市議員，那麼正、副議長選舉我一定亮票，我如果沒有亮票，我就辭掉議員職務，也不再參選任何公職，這是本席的承諾。我認為這是最起碼該做的事情。這是新政治的第一個主張，我剛才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第二個主張，我來重新論述三權分立，以前我才剛擔任議員的時候，大家都只會說尊重司法，那麼議員在做什麼呢？議會在做什么呢？議員就是在監督市政，議會的主要職責就是在監督市政。本席發現功能還不只是這樣，應該要擴大。三權分立，議會除了監督市政以外，應該要制衡司法機關，這才是三權分立的核心精神，譬如李長榮化工氣爆案、黑心油案，民衆最愛問政府在哪裡？政府是什麼？就是手握公權力有領納稅人薪水的，統統稱做「政府」，有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高雄的地方政府就是高雄市政府、高雄市議會，還有高雄地檢署，三個統統稱做「地方政府」，其實有很多事只有高雄地檢署能做，市政府和市議會是沒有功能的。我來舉一個例子，9 月 9 日高雄爆發強冠黑心油，全國譁然，我當天到高雄地檢署按鈴控告，控告的時候雄檢沒有理我，強冠賣黑心油，從屏東進口郭烈成的餽水油來高雄賣，雄檢不理我，不理我以後我怎麼辦？我當天沒有辦法處理，9 月 12 日我跑到屏東地檢署去按鈴控告，我舉這個手舉牌你們看得很習慣，「強冠企業，扣押財產，強冠葉文祥立即收押。」你們不覺得什麼？你不是常常在搞這個嗎？我告訴各位，屏東十年來，第一個在屏東地檢署前面拉白布條抗議的就是我，我的朋友和我一起去，我白布條拉起來，全部都改成路過到對面去，不敢站在我旁邊，因為十年來只有我一人在那裡拉白布條。9 月 12 日早上控告完，9 月 12 日晚上葉文祥就被當庭收押，而且屏東地檢署張檢察長親自打電話告訴我，我的訴求是對的，他不只扣押強冠企業的財產，連葉文祥的財產也一起扣押，他親自打電話給我，這個就是屏東地檢署辦案的態度和高雄地檢署不一樣。所以我提出我的主張就是，高雄市議會不只要監督市政，應該還要制衡地檢署，像正、副議長選舉，那個就叫做

司法權地檢署在干預立法權，這個判決出來，高等法院判無罪，就表示司法權不對了。

這星期一我到雄檢去舉白布條，宣布雄檢已死，由鄭議員新助替他們誦經，大家說這個是小丑戲，唸這個有效嗎？你唸這個做什麼？就是因為 9 月 15 日的時候，我去告頂新、正義的魏應充，那個時候有金美輪的船，有七家公司都報飼料油，只有他報食用油，9 月 15 日的時候就知道了。那時候就控告頂新、正義用飼料油混充食用油在販賣，結果他們都不理我，隔了二十幾天，10 月 6 日台南地檢署才抓到，鑫好公司用飼料油賣給正義食品當食用油去販賣，足足隔了二十幾天才爆發。這二十幾天裡面雄檢分別被屏檢、南檢、彰檢打臉，所以我宣布雄檢已死，鄭議員新助誦經完之後，你們認為這個小丑戲沒效，對不對？我告訴各位，這星期一早上去抗議完，下午 3 點多，正義總經理就收被押，這就是我們發起的行動，這是我的政治主張。

再來講新經濟，八年前我剛當選議員的時候，因為我是學電子，電子和科技比較有關係，所以我動用很多人脈，包括現在經濟部工業局的局長吳明機，他是我台北工專的同學，他就替我請了科技界的大老，友達的李焜耀、廣達的林百里，還有謝金河、嚴長壽來高雄市辦論壇，我的同學吳明機告訴我，林百里來高雄演講完後很高興，自己說要穿背心來推薦我，他說，原來林百里是悶騷型的，過這麼久了他才知道，他平常與他相處是很嚴肅的。我對財團的看法是這樣，財團有人才、資金、技術，絕對是一個民主國家進步的動力，但是財團的利益要和大多數人的利益結合，這個經濟才是有意義的經濟。

再來談預算的問題，議會經常在審預算，審預算在民主國家幾乎都是主要政黨的攻防戰。目前我大概可以分類，如果是國民黨的主張是比較偏向美國的共和黨，美國的共和黨是比較右派的主張，美國有分左派和右派；英國也有分左派和右派；法國也有分左派和右派，只是台灣沒有這麼明顯分野，其實這個是經濟學的論證，本來就是主要政黨的論證。我來舉一個例子，美國現在的總統歐巴馬他是民主黨，是偏左派，在美國他們不叫做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會被解釋為共產黨，他們叫做「凱恩斯學派」；以前的雷根是右派，他們是「芝加哥學派」，這是在美國的名稱。我今天要講的是左派和右派，他在編預算的時候，理念上確實有很大的衝突，左派是主張大政府，所以歲出規模會擴大，如果高雄市政府是用「凱恩斯學派」，是左派的主張，歲出規模大概是 1400 億才合理。如果國民黨是採右派的主張，是「芝加哥學派」，其實右派主張還有誰？在國內比較知名的，蔡英文的財經幕僚林全還有朱敬一，他們就接近右派的主張，所以他們很多主張都是小政府，反對調高舉債上限，社會支出減少，不要擴大公共支出，這是右派的主張。不要擴大公共支出，公共支出由誰做呢？

盡量由民間企業去做，在美國或在先進國家，這本來就是主要的衝突點。我們在編預算的時候，國民黨講那一套經濟學理論，譬如經常引述林全那些講法，那些講法有沒有錯呢？那些講法沒有錯，本來右派就有一套完整的理論論述，譬如羅斯福、歐巴馬的理論論述有沒有錯？也沒有錯，所以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同時頒給三個人，這三個人裡面有兩個是芝加哥學派的，一個是左派的，而這三個人常常打筆戰。如果是這樣的話，有一個問題要先釐清，高雄市政府現在是民進黨執政，民進黨要用「凱恩斯學派」或要用「芝加哥學派」，是誰在決定？是議會決定或是市長決定？照理來講，誰當選誰就決定，這個是行政單位決定，所以要擴大公共支出用凱恩斯學派的主張，這個是行政單位的權力，這個不是立法單位的權力。所以擴大公共支出也對，縮小政府規模也對，小政府也對，大政府也對，只是誰執政，誰提出政治主張誰負責。

但是有一點道理是全世界都一樣的道理，就是歲出等於歲入加舉債還本，這是一個基本的公式，如果我們主張歲出規模要維持 1,400 億，舉債應該要逐年降低，不要債留子孫，那有什麼方法？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幾乎是不可能，有沒有減少舉債又可以達到歲出規模是 1,400 億的方法呢？有，是有這樣的方法，在左派裡面是可以找得到這樣的方法，先向大家講一下，我怎麼突然間會有這些東西？先講一下答案，你們才不會覺得我不是學這個出身，以為我是在亂講，我以前是看林全、朱敬一的書，這個新經濟學我已經介紹給各位，但是我看這本書的內容，林全並沒有說他是右派，所以搞不懂他這個是右派的主張。

後來又看了「不平等的代價」，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著作，他也有講到政府的預算，他就是反對右派的主張，右派主張縮小社會福利，他認為公共支出大才可以擴大就業機會，左派的主張是批判右派的主張，所以左派右派各有一套完整的論述。看完這本書以後，如果我們採凱恩斯學派的主張，我認為以目前的氛圍，民衆很喜歡問政府在哪裡？你若是用左派的主張是符合整個社會的趨勢，因為整個社會的趨勢就是希望政府出來承擔責任。二次世界大戰剛選完後，大家都知道邱吉爾落選，為什麼落選？因為他是右派的政府，要他下台，不是他做得不好。

我來解釋這個答案，如果要維持原來的歲出規模，維持凱恩斯學派，譬如 1,400 億而舉債又可以減少，有什麼方法呢？全世界對負債唯一的方法就是稅，在議會的辯論是辯錯了，我們喜歡變賣土地是多少或平均地權基金是多少？這個叫非稅課收入。「歲入」有三種：一個是「稅課收入」；一個是「非稅課收入」；一個是「中央補助」。中央補助是固定的，非稅課收入都不是主要辯論的焦點，應該辯論的焦點要移到稅課收入。全世界對付債只有一個方法就是

稅，「稅」有兩個，一個是「市府自有財源」；一個是「中央統籌款」，市府自有財源有沒有增加的空間？我的研究是有的，而且是有很大增加的空間，我舉例稅課收入額決算資料的前三項，高雄市自有財源主要是什麼稅呢？主要是房地產稅，譬如房屋稅，101年80.3億、102年81.16億、103年82億，房屋稅增加一點點而已，這四年房地產幾乎漲幅接近50%，房屋稅幾乎沒有成長，換句話說賺錢的人沒有繳稅，房屋稅的成長若比照市價成長50%，那麼80億的50%是多少？光房屋稅就可以增加40億。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地價稅與土地增值稅，102年是75億、103年是74億，其實都有很大的調漲空間，這是市府自有財源前三項的地價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

另一項是不用增加市民或房地產業者的稅收，可以解決擴大稅出規模的方法，一個比較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方法就是由中油帶頭，把高雄石化產業的總公司，上、中、下游都要南遷高雄，我希望這是今年選舉的市政辯論跟明年立委、總統選舉主要的辯論，不然對高雄人太不公平。我是苓雅區選出來的市議員，是這次氣爆區域選出來的市議員，污染在高雄、氣爆在高雄，繳稅主要在台北，總公司在台北，統籌分配款主要繳在台北，初估32家石化業的總公司改設在高雄，高雄統籌分配稅款統統都不用加稅，可以增加多少億？請財政局長回答。統統不用增加市民的收入，這些石化業者若有點良心把總公司設在高雄，台塑仁武廠就設在高雄，這些石化業者比照台塑設在高雄，高雄稅收一年可以增加多少？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局長，請答覆。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這張表是我同仁算給你的，這是我們的推算。

蕭議員永達：

我現在選舉哪有空算這個。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目前只有六家總公司設在高雄，我們是推算這些總公司如果都設在高雄，我舉中油為例，中油目前一年的營業額大概1兆，但是在高雄繳稅只有2,000億，大部分的稅都在台北，算營業額50%統籌分配稅時，台北市的營業額是12兆，高雄只有4兆，所以每年台北市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比高雄市多105億，就是這樣算出來的。這一張表是我同事算出來的，稅務的資料是保密的，如果照蕭議員剛剛講總公司設在高雄，我們模擬18家上市公司推算營業額就可以增加27億。

蕭議員永達：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這是公開的資料可以增加 27 億，你用數學模擬評估，我講的問題就是上、中、下游，有些下游的廠商也是上市上櫃，下游不見得是中、小企業，下游反而是毛利比較高的公司。石化業有分上、中、下游，上游只有兩家：一家台塑、一家中油。就是生產乙烯、丙烯，中油就是類似李長榮化工、國喬、長春，下游也有很多知名的廠商是上市上櫃，上、中、下游既然都在高雄，生產在這裡、污染在這裡、氣爆也在這裡，總公司及其他一起算多少錢？這是公開的資料 27 億，如果其他的加進來多少錢？要數學模擬評估，講一下是多少錢？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如果照蕭議員所講的，我必須再推算，在這裡不能亂講，因為我們只能推算，我一直強調推算，因為國稅局不會提供，要在哪裡繳稅也是由廠商自己決定，我們政府也不能介入，所以剛剛議員講的當然效果會更大，但是這個要經過推算。

蕭議員永達：

我給你一個建議，假設明年民進黨選上總統，你就應該跟他講公司在這裡、污染在這裡。假設總公司設在這裡，你把相關資料做一個表給我，統籌分配稅款總共可以增加多少錢？這對高雄市民才是公平的，你不要說中央資料不給，我也算不出來，只是大家打嘴砲說中油南遷或石化業者南遷，南遷到底可以增加多少稅收呢？政治主張是可以化成數學模型的，這才是比較合理，你記得我以前有推算過數學公式，我覺得政治應該跟經濟跟數學合在一起，這才是比較理性，你同意嗎？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我同意。我會盡量去蒐集相關資料提供給蕭議員。

蕭議員永達：

接下來講第三個議題是新文化，文化是指人的生活習慣、氣質、價值，主張平等的人有主張平等的人的價值，他有一套完整的政治論述，後期出來的是凱恩斯學派，政治、經濟是一體的，我剛擔任議員時候，就有聽人家講陳菊市長是政治市長，我相信市長在選舉的時候也常常聽到。副市長有事可以先離席，沒有關係。所以選舉就講自己是新經濟，我來做高雄經濟會變好，這到底對不對？我剛舉那個表給大家看，美國主要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他們左派跟右派是分得很清楚，支持民主黨的學者就是左派的學者。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左派和右派分的很清楚，支持民主黨的學者就是左派學者，有左派的主張，譬如史提格里茲就提出「不平等的代價」；右派學者有右派主張，所以把政治和經濟一刀切，就表示政治人物這幾年來幾乎都沒有

進步，而且其論述也悖離了國際政治常軌。本來政治、經濟就是一體，只是要去選擇左派或是右派，選擇凱恩斯學派或是芝加哥學派，這兩派都有做得很好的總統，都可以，不是不可以。所以就牽扯到共和黨的主張——平等，共和黨主張的是自由，以自由為主，有人強調自由，有人則強調平等，這些都可以，但是要誠實的告訴大家，心中的價值是什麼，這就是文化。

我來講高雄，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地方，因為選舉到了，大家都互相批評，是要講一些好話，高雄市議會和高雄市政府這八年來，有做過什麼事是真的有進步，值得大家學習的。好，我來講，在七年前，我到高雄中學校門口提出一個主張「公義和平二二八 從高雄中學自衛隊出發」，所指的地方是彈痕，在二二八當時，有軍隊去掃蕩學校所留下來的彈痕。七年前，我在議會提出這個主張時，就有議員告訴我：不要再講二二八了，民進黨就是喜歡操弄選舉才講二二八，應該要講八二三才對。所以在當時講二二八是不受歡迎的，而且在議會殿堂講，會引起很大的衝突，演變成政治衝突，但是這八年來，整個氛圍改變了。這是在二年前，我推動的舞台劇「天若光」，我個人出資，但是錢不夠，就請議會同仁幫忙，包括許議長崑源、蔡副議長昌達、康總召裕成、黃議員柏霖、周議員鍾濞都出錢支持這活動，連續公演三天，有六千多人前往觀賞，是演雄中自衛隊的故事。我衷心感謝市政府，尤其是文化局、議會同仁和市長的幫忙，一個六十幾年前寫錯的二二八故事，行政院早就核定了，撰寫的學者又是這麼的出名，是中央研究院前台灣研究所所長——許雪姬教授，台灣史的專家；在高雄寫歷史，也因為當時史料不足，寫錯了，結果議會和市政府聯合幫忙，由前議長陳田錨先生出來證明二二八雄中自衛隊事件是真的，因為當事人就是他的同班同學。當時的副隊長陳仁悲、林芳仁，今年高齡 87 歲，和前議長陳田錨一起到議會接受許議長的頒獎，證實是真實事件；證實後，就被登錄在維基百科全書中。我們希望好的文化可以發揚，坦白講，我個人的力量有限，其實市政府和議會都很幫忙，媒體也很幫忙，但畢竟我們是身處在高雄，好事可能只是上報一天，電視偶爾驚鴻一瞥報過，就沒有人再講了，沒有在台灣形成可以讓大家共同知道的故事。講故事最重要的就是影響這地方的文化，而「文化」在講什麼？就是講故事，把好的故事和價值讓大家都知道，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

而我們的舞台在高雄，畢竟是比較小，我最近開始注意到一個人——柯文哲，柯 P 新政：「改變台灣從首都開始」、「改變台北從文化開始」。這句口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也覺得很有道理。我倒過來想，如果高雄好的文化，可以賣到台北，因而改變台北；而改變台北後，就改變了台灣。變成什麼？倒過來，把高雄好的文化，讓台北人去推銷，推銷到全台灣，因為他們是媒體、舞台的中心。

所以我有點多事，選舉期間就很忙了，我還傳了簡訊給柯文哲醫師，就是用手上這隻手機發出的，我把他的電話號碼刪除了，不然他會很忙。我是這樣講：「柯醫師，你找姚立明教授擔任總幹事，很像 1947 年二二八雄中自衛隊的故事，我提供維基百科供你參考，高雄市議員蕭永達。」這是我寫給他的簡訊。他邀請姚立明擔任競選總幹事，他看了簡訊之後，當天就回覆我：「我倒是看不出其中的關係，只是覺得「姚」思考清楚，就邀他來。」「姚」就是指姚立明，思考清楚就邀他來。我又不死心，再寫給他：「1947 年本省籍爲主的高雄中學學生，保護被攻擊的外省人躲在雄中校園內，這是另類的二二八故事。本省人和外省人本來就是可以合作，你就是台灣政壇的另類。」接著又寫：「你是二二八受難家屬後代，「姚」是外省人第二代，你們合作的關係跨越族群，不爲個人的私利，只爲社會好，這就是 1947 年高雄中學自衛隊成立的精神，很偉大。」；「1947 年，當台灣動亂的時代，高雄中學學生挺身而出，保護社區安全，並保護當時受攻擊的外省人。」；「2014 年台灣政黨政治不受信任，柯 P 挺身而出，代表綠營選市長，以外省第二代「姚」擔任總幹事，雖然是兩個不同的故事，但有共同的價值。」我不死心的寫，他看了後又回覆我：「這個論述很好，謝謝，我找機會來說。」我就和他講到這裡，因爲選舉雙方面都很忙，也不好意思再打電話給他，畢竟市長的選舉比較重要。

接下來，把高雄好的文化推銷到台北，台北是台灣政治、文化的中心，藉著影響台北而影響全台灣，這是我當選議員後，第一個想要做的事情。因爲在 11 月 29 日選後，接著 12 月、1 月、2 月就有二二八的活動，文化局也很幫忙，也有邀請住在台南——羅新皆導演，來拍攝雄中自衛隊紀錄片，等紀錄片拍好之後，希望市長可以出面，因爲你的選情比較穩定，柯文哲還不穩定。假設柯文哲有機會當選台北市長，請陳菊市長把高雄的文化、二二八雄中自衛隊的故事講給他聽，希望他可以把這些好的文化，藉由台北的舞台推動到全台灣，也改變台灣，市長，可不可以這樣做，主席請市長回答。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市長，請答覆。

陳市長菊：

蕭議員在今天的質詢中談了很多過程，包括你從政的過程，就在你參選的過程中陪你落選、也陪你當選，我也看你長大、看你成功。〔謝謝。〕你今天提出一些很好的理念，也有很高的理想，包括認爲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我們曾經在立法院要求立法院能不能修改地制法，我覺得地方議員的投票應是公開投票，我也認爲應該要公開投票，你問我誰跑票，誰不會跑票，其實選民的心中會有一把尺。

像蕭議員不會有人懷疑你跑票，這是你的成功，因為人民信任，為什麼有些人就會被懷疑，儘管他用了很多方法去遮掩他是不是跑票，這些都沒用，我想人的一生到最後都有最後的論斷，我相信是非公道自在人心，但是未來要不要？我們當然都尊重議會，尊重每個人對自己政黨的認同。因為我也同意蕭議員的觀點，我認為不管是哪個政黨，我們都要尊重每個人的選擇，每個人依照他的政黨、選項，對誰的支持公開的表態，我認為這是應該。

我同意蕭議員這樣，我認為不應該欺騙、不應該用不正當的方法，或用買票。高雄市議會在過去的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中，曾經有一些讓我們不太光彩，這個我是認為人民每個人誰拿了多少錢？我們都不知道，你問我我也說不知道，但是每個市民都知道誰拿了多少錢？這也讓我感受很深。

謝謝蕭議員，我希望高雄在 11 月 29 日經由市民的投票，人民的選擇如果讓我有機會繼續在高雄市政府服務，我會非常重視高雄的歷史，尤其在二二八事件雄中自衛隊當時的勇氣，還有「天若光」這部雄中當年的自衛隊，我認為這個自衛隊最讓我們感動就是族群的融合，這中間他們是依照人性、人道、公道來為該保護的人，不論是本省人或外省人，這部分我非常感動。也希望 11 月 29 日柯 P 能當選台北市長，希望他能多多了解南台灣高雄，我認為北高二市可以合作，可以競爭，我們互相成長、互相進步，謝謝。

蕭議員永達：

你給柯 P 加持一下，你的選情較穩定給他加持一下。

陳市長菊：

沒有，我不敢這麼說，我尊重人民的選擇。

蕭議員永達：

不過他要當選才有辦法做。

陳市長菊：

對。我也是祝福他，希望他高票當選，謝謝。

蕭議員永達：

我是嘉義人從小在台北長大，因緣際會來南部發展，以前家裡也沒什麼家世背景，來這裡也當了八年的議員，在此感謝高雄市民給我這個機會。這八年來其實我自己唸很多書，也有機會去外國參觀，知識上有很大的長進，議會這地方我感覺是我的學校，在這裡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這段期間感謝所有市府同仁、議會同仁，不分黨派的議員，對我都有很大的幫助，感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

我從政到現在二十幾年，常常惕勵自己，我這套西裝家裡只有兩套，這是第二套，我 11 月 29 日如果當選，就來做第三套，每當選一屆做一套，我開的車

是 15 萬元的車，八年前買的到現在還沒換就停在地下室，不是我沒錢買，議員的薪水要換台車是簡單的事，為什麼呢？我要故意常常惕勵自己，東西可以用就好，不要浪費，因為這些是高雄市民給我的，我兩手空空來高雄這裡，不是因為當議員物質生活好，會讓一個人墮落，所以生活越簡單越好，越簡單的生活可以讓一個人在重要的關頭做重要的決定。

例如高等法院的法官——周賢瑞，就告訴我：每一個議員都去認罪協商，只有你不認罪，是嫌判五個月太輕嗎？我覺得應該把你褫奪公權，讓你不能當議員，就不會那麼「鐵齒」，我當時告訴他：你判我有罪，不讓我當議員是小事，你不要毀壞台灣的民主政治，把地方基層選舉整個敗壞掉，你就是台灣的民主罪人，我反控他，結果他真的接受我的建議。

有人問我為什麼你敢這麼做，我認為最大的原因是，第一、不忘初衷，你為何來從政，從政的目的是為什麼？為何要辭去老師的工作，從助理做起，我落選四次，大家都知道，你落選大家都看不起你，對不對？認為你不是人才、不是塊料，不然怎會落選那麼多次，對不對？那你落選幾次？二次，那你也是失敗族的，二次算很多了。所以我覺得不忘初衷，再來，生活簡單會在重要的時候，經常可以做出重要的決定，這是我的經驗。

所以我做最後的結論，從政就是要什麼？從政就是要有勇往直前的政治良心，感謝各位的聆聽，謝謝。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

休息 10 分鐘。

主席（許議長崑源）：

繼續開會，現在旁聽席有後勁鄉親旁聽，請鼓掌歡迎，請黃議員石龍發言。

黃議員石龍：

大家辛苦了。每次總質詢都要討論很多議題，請教謝局長，楠梓區慈雲寺旁邊的東寧公墓重劃區，上次總質詢我建議市長開通慈雲寺旁邊這條道路，銜接這邊的重劃區，在這裡建一條道路，目前是走惠民捷道機車專用道這一條，這邊如果開通以後我們可以做單行道，可以從這裡過去，另一邊從這裡過來，才不會經常發生車禍。市長，目前這邊是走這一條路，上次總質詢我有提到，開通這條道路銜接重劃區，在這裡建一條道路接惠心街，以後這邊單行道過來，那邊單行道過去，將來東寧公墓重劃區開關完成，這裡的土地也會比較容易出售，否則的話這裡開關好它的出路只剩下這一條，其他的大路不是很方便，只剩下這一條路，所以這一條路很重要，以前建議過好幾次。慈雲寺有一座納骨塔，這座塔已經遷走現在可以互通了，當時市長也有去現場看過，我拜託地政局謝局長，以重劃基金做重劃的時候一併把這裡做好，這樣子將來這裡的土地

要標售的時候，有便利性它的價格會很好，如果這裡沒有做好，以後要標售土地，出入不方便它的價格就不會很好，謝局長，這樣不可行？請答覆。

主席（許議長崑源）：

請地政局長答覆。

地政局謝局長福來：

第 82 期現在的進度很順利，大概明年 3、4 月就可以全部完工，這個部分黃議員反映過好幾次了，我們會和工務局，因為這邊都…，以後做的部分就是工務局要做的，我們都有做密切的聯繫，這個沒有問題。

黃議員石龍：

好，這件事情市長都知道了，上次工務局都有去現場看過了，也有預估需要多少經費了，這裡重劃好這條道路一定也要一併開關。

市長，芎蕉社區一些大老都有反映過，今年下雨這座橋二次都被封閉，典寶溪這座橋，第一科大創新路這座橋，目前芎蕉社區居民出入都靠這座橋，今年下過二次的大雨這座橋都被封閉，不能通行，所以是不是在卓越路這裡，第一科大前面這條卓越路，它會經過芎林路與寶溪北街口這裡，在這裡增闢一座橋連接清豐六路，以後這個社區不會只靠一座橋，它有二座橋可以出入。像那天下大雨有些人外出買便當，當他要回家時，因為水利局發現水位高漲會有危險，就封閉橋梁所有人都不能出入，他買完便當回不去了，家人等著要吃飯。市長那天去楠梓區，當地社區的大老都有反映這座橋，市長一定會連任，所以拜託市長要想辦法連結。

市長，環保局陳局長上任後表現很好，包括後勁溪以前永無寧日，沒有看過一條魚，現在魚很多，上次我在這裡質詢過，你也知道，現在魚很多。問題是中油偷排廢水，環境教育法規定負責人必須來上課，接受 1 至 8 小時的課程，我曾經告訴環保局長，要叫中油的董事長來上課，董事長什麼時候來上課要通知我，我要去監督，怕他會去喝咖啡，你也拿他沒辦法，所以我要去監督，不能讓他去喝咖啡，如果可以的話，安排我替他上一節課，讓他知道中油無法無天到什麼程度，讓董事長了解一下。局長，董事長會不會來？什麼時候會來？

主席（許議長崑源）：

請局長答覆。

環境保護局陳局長金德：

謝謝黃議員對中油相關污染、裁罰的關心，目前對中油的裁罰它提出行政法院訴訟，不過它的訴訟已經確定駁回了，所以罰款的部分確定，董事長來上課這件事也確定了，現在我們會安排時間請董事長和其他要上課的負責人一起來上環境教育 8 個小時，這件事情已經確定了。

黃議員石龍：

上課時間最好安排在 11 月初，日期排太晚大家忙著選舉，我就不能去監督了，時間不要拖太久。

環境保護局陳局長金德：

我們會研究看看。

黃議員石龍：

這位環保局長真的表現很好，不像過去一些局長亂七八糟，不知道在幹什麼我都看不懂！公權力怠惰，無視石化業潛藏的危機，是造成環境污染、危害市民健康最大的禍源。長期以來，過去我經常在這裡罵環保局，環保局就是中油的環保課，我最近調閱 91 至 94 年的質詢錄影帶來看，以前一直罵，都沒有行動！牛步化。這張是 91 年 4 月 3 日中油漏油 2,800 萬公升的資料，等於 140 家加油站的油都流到地下去了，我向他要資料都要不到，91 年我就知道它漏油了，91 年和今年一樣是選舉年，所以我當時沒空理它，等到我連任後，92 年在議會質詢，已經超過一年了，向他要資料都要不到，後來不斷壓迫環保局才給我一張自己打字的資料，無名無姓也不知道是誰的，這裡面寫得很清楚，中油 91 年 5 月 3 日已經回填了，中油刨除 20 至 30 公分的表面污泥，要刨除 20 至 30 公分受污染的土壤，表示以下就是乾淨的的土壤，所以它就把這些土回填了。當時是張議員豐藤在當局長，我今天特別在這裡提他。後來我一直追蹤都沒有資料，最後我去監察院檢舉，監察院把檢舉資料轉交給環保署，環保署才把整個公文資料寄給我，我才知道這個過程原來環保局都知道。起初我以為環保局都不知道，後來看到環保署轉給我的資料才發現原來環保局都知道！環保署 91 年 6 月 26 日就叫環保署的環檢所來檢驗了，發現裡面的污染很嚴重，數值有 8 萬 8,300mg/kg，已經超標八十幾倍。

再來這個有 9 萬 7,300mg/kg，也很嚴重，這是行政院環保署的環檢所檢驗的，91 年 6 月 26 日檢驗的時候就知道了，但是環保局都裝做不知道，那時張議員豐藤當局長。後來又拿中油的資料給我，中油說刨除表面下 30 公分，這個字比較小看不清楚，上面說刨除含油土壤到原土壤的色澤 20 至 30 公分，也就是說把有油的土壤都刨除了，讓土壤回到原有的色澤，總共刨除了表面下 30 公分到原有色澤，剛剛那張就回填了，這是當時環保局給我的。他們當時為什麼會進去呢？這張是環保局自己寫的，說 92 年的 1 月到 6 月中油要自己整治到好，還自己打字給我，所以我質詢後在 92 年的 7 月進去看，大家仔細看這張圖，我進去的時候，原本土都被回填平平的，結果他們知道我要進去就馬上偷換土，這個土都被換過了。他們以為這樣，我進去就找不到，都把土換掉，換完土後我們才到現場檢驗，當時前局長是張議員豐藤就在這。陳局長，

另外這個就是你們現在的股長，很懶散，後面是科長還有他們的廠長，前局長張議員豐藤就站在這裡，當時要求他們開挖檢查裡面的污染狀況，他們還騙說裡面有管線，不想開挖，我硬要他們挖。科長當時在這，張議員豐藤當時的神情就是這樣，讓大家看一下，這個污染這麼嚴重，都是公部門縱容，讓他們一而再再而三，現在污染才會這麼嚴重。你看，這個抽起來整個都是油，他是站在旁邊看，這是我本人，我們欣賞一下影片。

（影片播放開始）

主播：張議員你有不同的看法嗎？

張議員豐藤：

我 96 年就卸任了，100 年我不是當局長，其實我也是文府國小的家長，柯老師在發動連署的時候，我在小孩的家庭聯絡簿上看到那一張，也簽名了，我非常感佩。老實講，大家願意站出來替自己的環境發聲，其實給政府很大的壓力，我以前當局長也是很希望能有公民的壓力，因為我們在做很多事情會遇到很多的壓力，但是如果能有公民的壓力、民意的壓力把它打回去，我想這個才是…。

主播：

是從關心自己的健康來出發，你可以關照到身旁更多跟我們一樣生長在這個環境的人，請黃議員補充。

黃議員石龍：

我長期住在北高雄關心環保議題，要說一下我的感覺，包括剛才張議員也說他當環保局長的時候，需要一些民間的力量才有辦法去做事，所以政府的心態很重要，就是因為政府的心態沒有改善，才會說需要民間的力量才能做事，那這樣要政府做什麼？這是剛才張議員自己說出來的，長期以來他們就是都這種心態。我在議會質詢的時候就說過，所有壓力都是我自己一個人承擔，中油問什麼都說是我一個人在用的，什麼事情都我負責自己一個人承擔，我在議會質詢十幾年都是這樣講，這樣一直逼他們，把他們的所有公告控制場址、整治場址的土污染、水污染、河川污染都擋下來，讓他們不得動彈。張議員當時是環保局長，他可以作證，而且他還把土掉包，當時環保局鄭明蕊科長和王詠玲股長也在現場做土壤的採樣，那時候是民國 93 年 5 月 19 日，張議員還在當環保局長的時候。

環保局發包的顧問公司，花了四百多萬委託土壤採樣，結果也是被中油收買，這樣環保局說他們不知道，你信嗎？第一次抽起來的時候，我就在現場守著，沒有在現場守著的話，被掉包了都不知道，科長和股長還很好心說天氣熱，要我先回去休息。我在現場都敢掉包了，如果我沒在現場的話，今天就沒有辦

法呈現這些污染事實了。每次的採樣我都在現場監督，他們第一次的採樣拿給高雄大學的教授檢驗，檢驗結果確定有污染，但是沒辦法公告控制場址、沒辦法公告整治場址，因為他們沒有檢驗公司的資格，沒有環保署認證。所以第二次在7月的時候我又叫他來，那時候污染已經很嚴重了，都是在煉油廠的東門的金屬中心和鐵道，和農民種菜的地方，第二次採樣起來，我不知道有沒有送檢驗，但是說樣品晚了一個禮拜送，檢驗報告結果是沒有污染，當時環保局的科長和股長都在現場，卻什麼數據都拿不出來，我硬逼他們，逼到後來才有第三次採樣。

第三次抽出來也是看起來污染很嚴重！但是說樣品晚了五天送驗，檢驗報告出來又是沒污染。這樣是老百姓該死嗎？那還要這個政府做什麼？還要我在議會開公聽會、在議會裁決市政府以後永不錄用那家顧問公司，讓他們不能再進來投標。當時張議員當局長都知道，我質詢的時候要求當時環保局的股長兩個禮拜內將這些數據拿出來，不然就法院見，就要告他們瀆職，結果數據拿出來了，的確是污染嚴重！不這樣根本都拿不出數據。所以我就在想，在公部門領錢，老百姓繳稅金繳那麼多，還要老百姓說話你們才有辦法做事，這樣設公部門有什麼意義？這樣乾脆讓老百姓自己來監督、自己來開罰單就好了…。

主播：那我們來聽張議員的說法。

張議員豐藤：

那個數據能夠出來沒有那麼簡單，我自己當局長很清楚，整個環保產業和檢測業也有很多外面的壓力，包括中油是財大氣粗的集團，他們可能長期給學術界或委託檢測業檢測，所以在那個過程中，老實講我看到那個數據，因為是沒有認證過的，所以後來交給認證公司去測的時候發現測出來的數據都不對，那時候我花了很多的精神，最後我親自打電話給幾個我比較熟的檢測單位，問他們是不是有受到外面很大的壓力，要他們明講，他們就說當然是受到很大的壓力，但是我拜託他們這一件一定要幫我重新檢測，最後才把那個資料拿出來。我要說的並不是只有政府受到很大的壓力，我自己當過局長，也當過議員，這個其實非常重要…。

（影片播放結束）

黃議員石龍：

市長，這和你沒有關係，這是民國九十幾年的事。要是當一個政府的官員，他說：要有公民的壓力，外面打進來，他才有辦法做事情；他又說：中油財大氣粗。那麼我們的公權力何在？我要請問警察局長。警察局長，你如果在路上攔截酒駕，或是攔截闖紅燈要開紅單，要不要公民的壓力，你才能開單？請局長回答。

主席（許議長崑源）：

警察局長，請答覆。

警察局黃局長茂穗：

執行公權力只問是不是違法？只問是不是是非？不怕任何壓力。

黃議員石龍：

違法，我們就要行使公權力。

警察局黃局長茂穗：

對。

黃議員石龍：

這樣大家都有聽到，公權力在他的手上，他當環保局長的時候就沒有辦法行使了，遑論是當議員，大權在握的時候，他就沒有辦法做了。最近要搶功、邀功，選舉看板裡面寫說：明年高雄煉油廠即將遷廠，桶梓將要翻轉，需要環保專業博士。需要專業博士嗎？專業的博士專門在騙老百姓。老百姓的罰單一大堆，對中油當時也不太敢開單，我質詢時都有資料，因為在這裡的時間太短沒有辦法 show 我的那些資料，我最近將我從民國九十幾年開始質詢的影片又看過一遍。我當時在這裡一直罵他，罵他說：你環保局乾脆改名中油環保課好了，你們乾脆都領中油的錢好了，都怕中油。當時我本來要告他，為什麼沒有告他？問題是我的目的是要逼中油全部公告為控制場址、整治場址，這是我最終的目標，告他不是我的目標，所以我才一再容忍下來。有三個人不夠資格來搶中油這個功勞，其他的人，我沒有意見，其他的人要共同來監督中油、要來把中油規劃好，我們後勁人都非常歡迎，我們的度量很大，什麼人都可以來參與。

如果說要公民的力量。市長，剛才張議員講的，要有公民的力量，像中油現在才要規劃，這就是要公民的力量。在法令沒有明確之前，要推動的工作就是要有公民的力量來參與。今天的環保局，政府授予法定的公權力，這樣的情況下還要有公民的力量才能依法辦理，這叫老百姓怎麼辦？就只會欺負老百姓而已，老百姓沒有財大氣粗，剛才影片中他講的，這是上個月 8 月 26 日上港都第四台節目，我們在現場講的，他要有公民的壓力，煉油廠財大氣粗，不敢對他怎麼樣，專門欺負老百姓，難怪老百姓的工廠一間、一間要關起來，不敢對中油怎麼樣，所以有三個人，其中一個就是他，他不够資格講這個事情，李遠哲教授講的，我們非常尊重的李遠哲院長，他說：文憑不等於人品。文憑和人品不能畫上等號，不是你的文憑好，人品就畫上等號。這後面還有很多的數據。

再來，這是在當時檢驗的，因為時間的關係，這個就是我去檢舉他時，環保

署回的公文，看這裡，高雄市後勁環保工作室，這是環保署回的公文。環保署在 91 年 5 月 22 日就知道了；5 月 31 日他們就到現場去看；本署於 6 月 3 日函請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在 6 月 3 日就通知環保局；環保署在同年 91 年 6 月 18 日會同高雄市政府環保局人員再次到該廠瞭解本案後續的情形；同年 6 月 26 日，環保署環檢所的檢驗結果污染嚴重，就是我剛才放映的那些，都是 9 萬、9 萬多、8 萬多，都是九十幾倍，8 萬、8 萬多。環保署就已經在 8 月 9 日行文該局（環保局），是 91 年 8 月 9 日就叫環保局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十一條相關規定辦理。在 91 年 8 月，環保署環檢所檢驗後知道污染嚴重，就行文叫他要依第 11 條來辦理公告控制場址。他都沒有做，一直拖延，就他剛才講的，中油財大氣粗，一直拖延就對了，拖延不做。

再來，這是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1 條，土壤污染或地下水污染來源明確，其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物濃度達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者，所在地主管機關應公告為土壤、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當時 91 年的時候，他就要公告了，他都沒公告，一直拖下去，拖到 92 年。到 92 年，是我要總質詢再去現場，7 月 2 日到現場看，去現場抽驗，都污染，他到 92 年 10 月 14 日才公告，這樣前後拖了多久？前後一年半。這張 7 月 2 日的公文到 10 月 14 日公告的公文，三個多月而已。三個多月，他就要公告了。環保署給他的公文是 91 年 8 月 9 日，91 年 4 月 3 日漏油，前後拖了一年半，問題嚴重在哪裡？嚴重在於擴散了，污染到周邊非常嚴重，我後面這些圖片都是，這地下水污染，超過三百多倍，到 98 年檢驗的時候，旁邊土壤的地下水超標三百多倍，非常嚴重。

這塊地，94 年 10 月 18 日現場的現狀就是這樣，現場周邊超過三百多倍的都在這裡，三百多倍都在旁邊而已，我們的界線在這邊，環保局知道，消防線在這裡而已，都 300 多倍，都在它的旁邊。下面這個呢？下面這個是土壤污染，都達到整治標準，已經是整治場址，都送環保署了。這都是非常嚴重，他就是沒有積極處理才會造成今天污染那麼嚴重。環保博士有什麼用？環保博士根本就比我這個沒讀什麼書的還沒有用、還不懂事，都不處理。他到底是有對價關係呢？還是什麼原因？還是剛才講的中油財大氣粗？所以不要處理，這是合理的懷疑。

另外，94 年 2 月 22 日，當時已經公告整治場址了，後來說要試挖看看，試挖下去之後就是這麼嚴重，這裡官員有的都是後來才來的，我在這裡講十幾年了，新的局長可能沒看過這些相片，大家在這裡看一下，輕鬆一點，我沒有要向你們問什麼。這些相片裡面都是油，挖下去都是黑油。這是當時他當環保局長回給我的公文，還不是用公文，是用一張紙打的，他以為我會把這張紙丟掉，這張紙跟著我十幾年，我都留著，只要有文字的紙張，我都全部留著，他以為

我會丟掉，沒地方找證據了，這張在這裡，就這張紙而已，也沒有名字，什麼也沒有，你看這樣氣不氣人。這麼的嚴重，再來你看，都是油喔！現在裝油的這個人是中油的課長，你看這個都是油，你看挖下去淺淺的，上面那些鋼板磚，你看都是油，這個有多嚴重啊！這個環保博士有何用呢？爲什麼縱容呢？我常說今天會有這麼嚴重，我們公部門要負很大的責任，我講話有我的理由，不是胡說八道的。讓你們再欣賞一個影片，大家輕鬆一下。

主席（許議長崑源）：

黃議員，他們平常都沒有在替百姓講話，現在中油要遷走了，才在搶功勞。
（影片播放開始）

黃議員石龍：

另外我再請問局長，它這個裡面有寫，刨除表面 20 至 30 公分，它這個回填土就對了，你們有去看過嗎？它土填好了，它一個月後回填好了，才通知我們，寫一個報告來說 20 公分至 30 公分，刨除後再填新土，局長你看過嗎？我跟你講，局長，你沒有去看，不用回答了，你沒去看，你沒有時間。他們回填後，再來通知我們，本席是認爲它裡面挖開後都是油，不然我們找個時間，環保局叫人進去挖起來看是否有刨除，找個時間好不好？有沒有辦法？你回答一下。

主席（曾議員長發）：

請張局長答覆。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豐藤：

其實現在就是他們必須要做整個整治，我們還會繼續監測地下水，看裡面有沒有？裡面如果還是超出標準，這個就必須他一定要整治到合乎標準啦！

黃議員石龍：

局長，你每次都講這個，根本你就是開空頭支票，我剛才講的，地下水抽起來，酚裡面有 3 萬倍及苯有 260 倍。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豐藤：

我們的資料也是超出標準，所以它繼續再做整治，我們在 6 月份以前，必須把它改善的結果給我們。

江議員振陸：

局長，你真混得很厲害，一問三不知，沒有一項你知道的，你混幾年了？我在這裡警告你，只要本席當議員的一天，我每天都要盯你，哪有像你這麼散漫的，每一樣問你都不知道，哪有像你這樣的局長呢？

（影片播放結束）

黃議員石龍：

當時江議員振陸也是民進黨，在那裡聽得都看不下去，逼著他忍不住起來附

和，像這種局長，看怎麼辦？市長，前面手牽手，後面下毒手，這種人實在有夠恐怖，真的耶！前面手牽手，後面下毒手，這種人實在真的恐怖。之前找我討論一個公共議題，要一起做文宣，第一次跟我講時，我都不聽，又經過一個禮拜再跟我說，我也當作沒聽到不回應，第三次又跟我講時，我說不用了，我自己做就好了。他在想什麼，我會不知道嗎？他要利用這個議題去做他的文宣，他有資格講這個議題作文宣嗎？讀書人背道而馳，真的是羞恥，可憐！真的是可憐，這種人啊！前面手牽手，後面下毒手，就是這種人，真的太可惡了。

再來，這個當時是中油遷廠促進會的會長，我的四叔，這個挖下去都是油，讓大家知道整個都是油，這是科長陳燦榮，剛才在那個 P37 油槽的下游，整個都超過標準，到最後都變成公告整治場址。再來，你看這個水，P37 油槽沒有積極管制處理，造成鄰近這麼嚴重，這個是民國 98 年的地下水，有多嚴重呢？三百多倍而已，沒有多嚴重。這是我本人啦！這個很奇怪，中油送來都 ND，中油整治的每一口井都合乎標準，那環保局呢？長期都沒看到，也都合乎標準。我跟環保局說在這裡自己設井就對了，那種井不夠標準不行，這是環保局設的井，不是我設的。這個是環保局設的井，我跟環保局講，要採樣時通知我去，我去現場看它採樣，你看這個採樣起來這麼嚴重。

這個就是 P37 油槽當時沒有立即處理，造成周邊的污染這麼嚴重，這個就是在 P37 的油槽旁邊而已，你看這口井也是我叫它設的，我在裡面叫環保局設三口井，這口是 185 倍，這口本來它的下游是 260 倍和 222 倍，NW22 和 29，所以它們中油自己偷挖起來的，把那兩口井挖起來，環保局也沒有看到，他在推動小組中與教授們談論時，他就說中油整治好了，現在沒有污染了。我說奇怪，地下水可以這樣就整治好，我就叫他在那個上游，再挖一口井，結果苯有 185 倍，非常嚴重，這會致癌的，罹癌的一大堆，就是這樣來的。

再來這兩口就是我後面這地下水，這兩口井我叫他設的，剛好在 P37 油槽的旁邊，挖下去時有 364 倍，這苯超過國家標準 364 倍，另一口 356 倍。我在中油裡面叫環保局設三口井，三口井都好幾百倍，而環保局長期自己去檢驗的都 ND 與中油相同，實在很奇怪。

當時的環保局長是怎麼做的？造成今天的污染這麼嚴重，為什麼沒有積極處理呢？污染非常嚴重。你想到 97 年、98 年了，這個地下水污染還這麼嚴重。這個地下水能夠處理嗎？地下水流竄的，它現有工廠根本就沒辦法處理，工廠沒有全部停下來，沒有從上游一直整治下來，根本就沒有用。

因為前兩天環保局長也知道，推動小組裡面在開會，在後勁溪裡面，環保局自己一口井，檢測數據沒有降低，反而升高，所以這個就是它沒有全部從上游整治下來，沒有用的。當時環保局長不知道在做什麼，我都看不懂。今天要選

舉了，才說他是環保博士，環保博士是專門在騙百姓的，還是專門在為財大氣粗的，還是要有公民的壓力，才有辦法做事的。剛才警察局長講的，我們如果要攔一個闖紅燈，或是喝酒的，公權力對違法的就執行了，不然公權力賦予你要做什麼呢？有什麼公民的壓力呢？可憐，這實在可憐。

再來，93年5月19日在金屬中心的旁邊抽驗土質，第一次抽起來污染很嚴重，不過送到高雄大學的教授檢驗，卻沒有污染。沒有污染，就不能做為公告控制場址的依據，慢了七、八天後說沒有污染。第二次我又催他，怎麼催都催不來，這個剛才張豐藤說的一些顧問公司很多有一些外面的壓力，中油財大氣粗，第一次慢，第二次慢，第三次又再慢，慢之後我們就回議會開會。第一次晚7天，第二次晚6天，第三次晚4天，他說都沒有送，都沒有污染，數據都拿不出來，這個後來有罰錢，但是罰錢也沒有用。我們後來將那一間峰將送調查處、地檢署偵辦，看是否有涉刑責，當時我們保安小組也有一個決議，就是這一家峰將公司永遠不能在市政府標案。但是最近我才發覺到，以前都沒有人敢說峰將有在環保局標案，最近103年9月19日峰將還在環保局標案，就是以前到現在都有在標案。這是以前的不是現在的，這件事情發生在以前九十幾年的，到現在還是一樣有標案。這間峰將是我們長期就不信任的公司，為什麼環保局要長期跟它合作？這就有問題了。你說他有壓力，數據都拿不出來，一直都站在中油那一邊，這樣對市政府、對公部門來講，這個廠商是不錄用的廠商，這就很奇怪，這廠商到現在還能在這裡生存，那就很奇怪了，這沒有內情我就不相信了。所以到最後有起訴一些人，後來環保局簽辦市內空品暨餐飲業輔導計畫勞務採購案招標作業，洩漏勞務採購案標案計畫內容，及預算金額新台幣1,500萬給澳新公司負責人。峰將這間公司的老闆張至上很厲害，有辦法還能在這裡投標做生意，每個地方都可投標做生意，中油也可以。張議員當時當局長講的，說中油財大氣粗，所以他要透過很多關係才能將那些污染呈現出來，為什麼這間峰將公司還在市政府這邊投標做生意？應該是要對立的，怎會是合作關係呢？這是很奇怪的問題，真是太奇怪了。那個問題當時我們就裁決這家公司不能用了，現在仍然讓它進來還在用，我當時質問的時候沒有人敢說峰將還在環保局標案，大家都說那家沒有在做了。結果後來出事情看到資料才知道這家公司還在做，真的有夠厲害。

這 P37 油槽的旁邊，剛才說這外面的農地，在那裡再三刁難無法讓污染呈現出來，到後來我說進去裡面，這裡都將它公告為控制場址。剛才是在外圍，現在中油不承認，我們就進到內圍，中間這一條是鐵道，鐵道旁邊是外圍，現在進到內圍就是裡面，裡面抽起來比對，比對起來很嚴重。但環保局還是怕中油，剛才說他有外來的壓力，而這個沒有外來的壓力，他怎麼會怕，為什麼他會怕？

因為他要配合中油就地轉型。市長，這非常惡質，這資料顯示起來、連結起來，這是真的非常惡質。

這是 94 年 1 月中油的廠長發公文給我，要進去裡面開會，中油為何發公文給我要開會，我就是看不懂就對了。發公文給我，這裡面說高雄煉油廠五輕的裂解工廠增產計畫環境影響公開說明會，邀請我，發公文給我，我連理都不理他。我不理他，他沒有辦法，他就用外圍來包圍後勁，他去找外圍左營、莒光，他們自己的宏南里、宏榮里，用外圍的里趕緊做回饋，請他們去開會，也還是通知我。他想說人多要包圍我們，就趕快要來開說明會，中油，我根本不理他，要開什麼會。將這些連結起來，就是中油當初，這是合理的懷疑，就是統統找環保局長，要環保局長將速度拖慢，慢慢拖。他們這裡要增產計畫擴大產能，叫他們要配合，所以環保局張豐藤局長那時候就是都不敢做，這很明顯看資料連結起來就是這樣，統統沒有很積極的處理，就是一直拖就對了。再來看個影片，輕鬆一下。

（影片播放開始）

黃議員石龍：

我總質詢一個小時就對了，我是硬逼你們的，沒做我就要告你們，不是你們自動的。92 年、93 年剛開始要追污染源的時候，副局長也到現場好幾次，抽起來真的是很臭，這樣檢驗竟然說沒有問題，竟然說檢驗合乎標準。連續抽三、四次，我穿短袖的，曬得全身都脫皮，結果硬逼你們，到最後金屬中心附近，包括農地、鐵道、台糖的土地全部都公告為控制場址。以前在那裡連續抽三、四次，都沒有辦法，都抽不出來，這樣環保局有用處嗎？乾脆環保局都關起來好了，不然我以後總質詢都寫中油環保科，市政府要改名就對了。不在這裡逼你們，你們有辦法這樣做嗎？局長有辦法嗎？你回答一下，怕中油是在怕什麼？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豐藤：

我相信我們還是非常努力，當然是有議員的督促，大家一起來做的話會更好。

黃議員石龍：

你請坐，不要說是督促，這是硬逼你們的。大家怕中油是在怕什麼？讀書是要讀良心，是要對自己負責，讀一讀對百姓開一大堆罰單，一年這麼長對中油開罰只有七、八件，水的部分開罰 8 件，空氣的開罰 6 件。一年這麼長，外面的工廠私人的每天都在開罰，都只有找私人的麻煩，遇到中油就會怕都不敢過去，中油污染這麼嚴重大家都沒看見嗎？光走過去也都會聞到。還有另外一點，這裡有四、五筆的土地，公告的，你說公告綠地這個，它總面積是 8 萬 4,650 平方公尺，而全部將它公告整治場址的才 1,594 平方公尺而已，剛好 8

萬 3,056 平方公尺不用公告。科長當時有講，我們按照它的地號，這個地號抽起來污染公告，無論它是 10 公頃、20 公頃是要全部公告，爲什麼你們自己公告綠地，綠地會污染嗎？局長，你是怎麼公告的，請回答一下。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豐藤：

這個細節是不是請科長回答，應該是要照地號嘛！

黃議員石龍：

要照地號，科長回答一下。

（影片播放結束）

黃議員石龍：

市長，環保局都不爲市民著想，所有事情都是爲中油，這個地號公告本來是八公頃多，八甲多，94 年 11 月 14 日它公告 1,594.5 平方公尺，等於一般民衆說的一分半，它總共要八甲多，它公告的面積要八甲多，大約八甲半，就是 8.5 公頃，它沒有這樣公告，它只有公告 1 分半，如果我沒有記錯，當時在議會質詢的時候，鄭科長很老實，他說中油不希望我們公告太多，聽了讓人很生氣，中油不希望我們公告太多，後來那個科長受到驚嚇趕快退休，他還很年輕，我一而再，再而三逼迫他，我說要去告他，我不是以告爲目的，我只是要逼出這些數據而已，後來我也沒有告他，我只是要逼出這些數據而已。

像這樣環保局有什麼用？張豐藤局長不知道嗎？他知道啊！這是 94 年 11 月 14 日公告的資料，有時候我忙，這些公文送來都沒有看，我就放在桌上，等到有空我才一張一張看，我發現這一塊的面積很大，爲什麼只有公告這樣而已？在議會質詢時我告訴他，這已經是八個月之後的事了，又重新公告，重新公告已經是 95 年 7 月 20 日了，重新公告全部八甲多。這個局長還敢說是環保博士，現在選舉到了要騙票，說楠梓要翻轉了，需要專業環保博士，楠梓和左營都是被他害死的，空氣這麼差，他當了 9 年的環保局長，沒有作爲，當時一直罵他，剛才有放影片，江振陸議員當時是民進黨籍，他在旁邊聽到受不了還出來嗆聲。現在選舉到了又要來騙票，說要和我合作，然後從後面下毒手。

這是污染的資料，全部八公頃多都要公告，它只有公告一點點，後來經過八個月之後，我在議會質詢一直逼迫他，不得已他才全部重新公告。沒有一件工作是環保局主動揭發出來的，都沒有，每一件都是我在這裡提出來的，我在這裡當壞人沒關係，我在這裡已經講十幾年了，中油有什麼壓力都說是我，我不是今天才說的，早就這樣講了，中油壓力比較大，因爲我一個人壓力比較少，中油財力雄厚，我沒有錢去做公關，中油財大氣粗，如果政府怕財大氣粗，政府乾脆關門算了，不然就修改法令，如果遇到財大氣粗法令要轉彎，你修改法令我就沒話說了。以後我就不用在這裡質詢了，不必講到口沫橫飛，對不對？

現在選舉到了又要來騙票，哪有這麼厚臉皮的人？

長期縱容石化業才會造成 81 爆炸這麼嚴重，爆炸當天我們去現場看了很心酸，很可憐！好好一個人，我又沒有在那家公司上班，不是發生車禍也沒有意外，只是騎機車、開車經過那裡就被炸死了，實在很可憐！消防隊的弟兄死了那麼多人，大家爲了救災、救火死那麼多人，這些損失誰要負責？長期公部門張豐藤當時沒有積極處理，所以大家疏忽石化業的嚴重性，造成今天的傲慢就是這樣來的，公部門太軟弱今天才會這麼嚴重。你看，爆炸現場都是車輛，回顧這個很心酸，大家沒有身受其害不知道嚴重性。我們住在後勁，中油 96 年連續爆炸三次，那個威力多大你知道嗎？我有一個姪女嫁到阿蓮，後勁發生爆炸在阿蓮都可以聽到，爆炸同時我的姪女從阿蓮打電話問我堂哥說，中油是不是發生爆炸了？我堂哥問他怎麼會知道，他說在阿蓮都聽得到，在阿蓮大崗山那個很有名的寺廟那裡都聽得到，這樣你就知道有多嚴重。爆炸的威力，如果鄰近的設備受到很大的壓力，發生爆炸會死很多人。中油知道會爆炸，他們沒有辦法處理，他們的員工趕快躲到控制室裡面，沒有人敢留在外面，他們的控制室可以防爆，爆炸沒關係。發現異常沒有辦法處理，大家趕快躲到控制室裡面去，如果不躲到控制室發生爆炸會很嚴重。這種情況這麼嚴重，長期以來，說是專業環保人士，竟然不幫忙高雄市民阻止這種事情，不改善環境竟然還縱容石化業，政府有 25 年遷廠的計畫，不是故意去找它麻煩，像這樣爲什麼不敢去做？這是非常嚴重的。

公權力怠惰，無視石化業潛藏的危機，我長期在這裡講十幾年了，市長都知道，講到很多人都笑我說，你都沒有議題了嗎？每次都說中油，問題是中油講不完，中油一而再，再而三事情很多，我們要堅持環境正義，持續不斷監督，我們高雄市民才能安身立命，如果不這樣做，像那個環保博士一樣，任由中油我行我素，那該怎麼辦？高雄市民又不是每個人都在那裡上班，我剛才提到，只是騎車或開車經過那裡，無緣無故就被炸死了，實在很倒楣。

市長，環保局陳局長很優秀，我非常認同，不像以前張豐藤當局長，他現在是議員，當局長時大權在握，公權力在握都沒有辦法，當議員還在那邊說他可以怎樣、怎樣，都是廢話，以前還當過環保署副署長，說楠梓要翻轉了，他當了十幾年有說過一句楠梓要翻轉嗎？都沒有說過，環保署副署長和環保局局長加起來近十年，沒有說過一句楠梓要翻轉。現在選舉到了開始要騙票，說楠梓要翻轉了，他是環保博士，我要讓楠梓、左營區的高雄市民了解，了解到底是誰重視環保、是誰爲了這個社會在打拚、在努力工作？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大家要擦亮眼睛，不要被人家欺騙了。讀書人擅長辯論，學歷愈高愈會辯，也愈會騙人，這是鄭新助議員說的，不是我說的，讀書人擅長辯論，我們沒有讀書，

所以都辯不贏他，辯論十幾年都是他贏。感謝市長、議長和各位局處首長，大家辛苦了！謝謝。

主席（許議長崑源）：

黃議員，你當了 16 年的議員，你 16 年來都在講中油，你說有人當了九年多的局長，我看都是有點袒護吧！現在可能知道 104 年要遷廠，機會來了，你要好好保重，選票不要被瓜分了，散會。（中午 12 時 30 分）